

聊齋志異

一、

二、

三、

四、



聊齋志異

劉海石

劉海石蒲台人。避亂於濱州時十四歲。與濱州生劉滄客同。函又因相善。訂為昆季。無何海石失怙恃。奉喪而歸。言歸遂闕。滄客家頗裕。年四十生二子。長子吉十七歲。為邑名士。次子亦慧。滄客又內邑中倪氏女。大嬖之後。年長子患腦痛。卒。夫妻大恸。無幾何妻病。又卒。踰數月。長媳又死。而婢僕之喪。止且相繼也。滄客哀悼。殆不能堪。一日方坐愁。聞忽闕人通海石至。滄客喜。急出門迎。以入。方欲展寒溫。海石忽驚曰。兄有賊。月之。局下。知。即。滄客。言。然。莫。辭。所。之。日。西。門。人。二。判。一。

佳也。滄客泣然，因以狀對海石，歎曰：「笑曰：『此僕未艾，余初為兒，弟也。』」
感幸而過，僕請為兄，賀滄客曰：「以不悟，宜近精，越人術耶？」海石曰：「是非
所長。」陽宅風鑑，頭能習之，滄客喜，便求相宅。海石入宅內外，徧觀之，已而
請者諸眷，與滄客送其教，便于媳婢妾俱見於堂。滄客一指示，至倪
海石仰天而視，大笑不已。眾方驚疑，但見倪女戰慄無色，身暴縮短，僅
二尺餘。海石以界方擊其首，作石岳聲。海石揪其髮，及撫腦后，見白髮數
莖，欲拔之，女縮頭跪啼，言即去。但求勿拔。海石怒曰：「汝心尚未死耶？」就項后
拔去之，女隨手而變，黑如狸。眾大駭。海石擬納袖中，顧于婦曰：「媳受毒
已深，背上當有異，請驗之。」婦不肯袒，示劉子，劉強之，見背上有毛長而

指許母石以針挑出曰此毛已老七日即不可救又視劉子亦有毛裁二指曰
以此可引歸死耳滄客以及婢僕立刺之曰僕適不來上門無噍類矣明此
何物曰亦狐屬吸人神氣以為靈最利人死滄客曰久不見若何能祛異如此
無乃仙乎笑曰特泛師習心奴耳何遠云仙問其師合云山石道人適此物我
不能死之將歸執伴於師言已告別覺袖中空駭曰忘之矣尾末有大毛
未去今已遁去衆俱駭然海石曰領毛已盡不能化人止能化獸道當不遠
於是入室而相其貓出門而嘆其大皆曰無之啓園笑曰在此矣滄客視之多
一承開海石笑遂伏不敢動捉耳捉出視尾上白毛一莖硬如針方將檢板
而不轉側哀鳴不聽板海石曰汝造孽既多反一毛猶不肯即執而後之隨

手復化為狸袖欲出諸客皆不覺其為一鬼也後會以此集其定我師立解
弘常使我等遊世上救衆生未必無再見時及別后細思其另始悟曰
海石殆仙矣山石合一山石字蓋呂仙釋諱也

○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洞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寇斬
十名刑於洞上鬼聚為祟徑過者輒被曳入一日有某甲止道困厄忽聞羣鬼
惶惶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甲以狀告公以墨灰題壁示云石某為禁約事
始得厥念無良致嬰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宜返固陋之
心爭相懺悔庶幾洗禳褻之血悅此沉淪爾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

而室。披髮成羣。踰躅以前。搏薜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為妖。
幾斷行人之路。彼丘陵三尺外。管轄由人。豈乾坤而大中。凡祖任爾。前後各
互潛踪。四猶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閨夢裡之魂。還踐御土。
如臨前愆。必始后悔。自此鬼患遂絕。洞亦守乾。

泥鬼

余御唐太史儼。武數歲時。有表親其相携。戲于中太史童年。歸落担。即最
豪。見廬中泥鬼。睜睛張口。恨甚光而巨。愛之。陰以指挾取。懷之而歸。既抵家。
其暴病不語。時移。忽起厲聲。曰。何故掘我時。譟叫不休。衆莫之知。太史始言。
所作家人。乃祝曰。童子。不知威傷。尊目行奉還也。乃大言曰。如此。我便當去言。

託仆地遂絕良久而甦問其所言茫不自覺乃送歸仍安見柩中

吳史氏曰燈堂索精土偶何其靈也願太史挾情而何以遷怒於同遊蓋以玉堂之貴而且空性解觀其上書北闕拂袖南山神且憚之而况鬼乎

夢別

王春李先生之祖興先妣祖玉田公文最善一夜夢公坐其家燈然相語問何來曰僕將長往故與君別耳問何之曰遠矣遂出送空谷中見石壁有裂碑便拱手作別以背向碑遂迴倒行而入呼之不應因而驚寤及明以告太公敬一旦使備弔具曰玉田公捐舍笑太公請先探之信而後弔之不聽竟以素服往公門則提幡挂哭嗚呼万人於反其死生相信如此喪輿行巨卿而行豈安哉

犬燈

韓光祿大子之僕，夜宿厦門，見樓上有燈如明星，未幾熒々飄落，及地化為犬，悅之，轉舍後去。急起潛尾之，入園中，化為女子，心知其狐，遂卧。故所僮女子，自后來，僕陽寐以觀其變，女俯而撼之，僕偽作醒狀，問其為誰，女不答。僕曰：樓上燈光非子也，耶？女曰：既知之，何問焉？遂共宿，止書別宵會，以為常。主人知之，使二人夾僕，卧入院，醒則身卧牀下，亦不知墮自何時。主人益怒，謂僕曰：來時嘗捉之，來不然，則有鞭楚，僕不敢言，諾而退。因念捉之難，不捉其罪，展轉无策，忍憶女子，小紅衫，密着其體，未肯暫悅，必其要害，執此可以効之。僕分女至，問主人，相屬汝，捉我乎？曰：良有之，但我兩人情好，何肯此為？及寢，陰搦其

衫女急喘力脫而去從此遂絕後僕自他方歸適見女子坐道居室前則舉
袖障面僕下駢呼曰何作此態女乃起握手曰我謂子已忘舊好矣既悉
有故人意情尚可原前事出於主命亦不汝怪也但緣子已盡今款小酌請
入為別時秋初高粱正茂女携與俱入則中有巨第繫馬而入廳堂中酒肴
已列南坐羣婢行矣曰將暮僕有事欲復主命遂別既出則依然曰隴
耳

番僧

釋體空言在青州見二番僧多貌奇古耳綴双環被黃布身髮鬚如白
言從西域來聞太守重佛謁之太守遣二隸送詩葉林和尚靈輿不甚禮

之執事者見其人異私歎之止宿焉或問西域多異人羅漢得無有奇術
否其一輟然笑出手於袖掌中托小塔高裁盈尺玲瓏可愛壁上最高處
有小龕僧擲塔其中直懸端立無少偏倚視塔上有舍利放光燿一室
少則以手招之仍落掌中其一僧乃袒臂伸左肱長可六七尺而右肱縮無
有笑轉伸右肱亦如左狀

狐妾

萊蕪劉洞九官汾州獨坐署中聞亭外笑語漸近入室則四女子四十許一可
三十一二十四五已來末後一垂髫者並立几前相視而笑劉固知官署多狐置不
顧少則垂髫者出一紅巾藏袖面上劉拾擲窗間仍不顧四女一笑而去一日

年長者來謂劉曰舍妹與君有緣無業封非劉漫應之女遂去俄偕一
婢擁玉鬢兒來俾與劉正月生曰一對好鳳侶今夜翻花燭勉事劉即共
去笑劉諦視光艷無俦遂與燕好詰其行踪女曰妾固非人而實人也妾前
官之女盪於狐奄忽以死寔園內衆狐以術生我遂飄然若狐劉因以手探
尻際女覺之笑曰君將無謂狐有尾耶轉身云請試捫之自此遂留不去每行
坐與小婢俱家人俱尊以小君禮婢媪各調賞賚甚豐但劉奇展眉容煩
多共三十餘筵酒庖人甚衆先期牒拘僅三到者劉不勝羞女知之便言勿
憂庖人既不足用不如遂其來者遣之妾固短於才慙三十席亦不難辦劉
喜命以魚肉薑桂悉移內署家中人但聞刀砧聲繁碎不絕門內設一几行

吳者置樣其上轉視則有姐已滿托去後來十餘人絡繹於道取之不竭末
後行吳人來索湯餅內言曰主人未嘗預囑嗟嗟何以辦脫而曰無已其假
之少頃呼取湯餅視之三十餘枚蒸騰几上客既去乃謂劉曰可也金骨價
某家湯餅劉使人將且去則其家失湯餅方共驚吳使至疑始解一日
夜酌偶思山東苦醪女請取之遂出門去移時返曰門外一覓可供數日飲
劉視之果得酒其家中甕頭春也越數日夫人遣二僕如途一僕曰聞
狐天人犒賞優厚此去得賞金可買一裘女在署已知之而劉曰家中人將
空可恨信奴無禮必報之明日僕甫入城頭大痛坐署抱首號呼共擬進醫藥
劉笑曰勿道豫時空當自疑衆疑其獲罪小若僕自思初來未解裝罪何

由得無所告訖漫恣行而哀之嗟中語曰爾謂天人則亦已耳何謂孤也僕
乃悟叩不已又曰既欲得表何待漫無禮已而曰汝忽笑言已僕病若夫僕
非欲出忽自嗟席中擲一裘出曰此一羔羊裘也可將去僕解視得五金劉剛家
中消息僕言都無事惟反天藏酒一甕禱其時即取酒反也羣悼其神
呼之聖仙劉為僧小像時張道一為從學使問其異以桑祿記詣劉欲
乞一而女拒之劉示以像張強携而去歸懸之座右朝夕祝之云以卿嚴留何
之不可乃托身於髮髻之老下官殊不知於洞九何不一惠顧女在署忽謂
劉曰張公無禮當小懲之一日張方祝似有人以界方擊額崩然甚痛大
惧反奪劉詩之便隱其故而詭對之劉笑曰主人額上得母痛否使不能

欺以實告無何婿元生來請親之女固辭元請之堅劉曰婿非他人何拒之深
女曰婿相見必當有以贈之渠望我者自度不能滿其志故適不欲見耳既
固請之乃許以十日見及期元入隔窻窺之少致存問儀容隱約不敢審諦
既退數步之外輒回眸注眇但聞女言曰阿婿回首笑言已大笑烈烈如轟轟
元聞之惶惶皆軟程然若畏魂魄既出生移時始稍定乃曰適聞笑聲如聽
霹靂竟不覺身為己有少頃婢以女命贈元二十金元受之謂婢曰聖仙
日與丈人居寧不知我素性揮霍不惜使小戲耶女聞之曰我國知其然惠來
底適慳而結伴空汗染其城為河伯台據庫藏皆沒水中入水各得些須何
能解無慶之求且我從能厚愧彼福薄亦不能任女凡事能先知遇有疑

難與議無不剖一日並坐忽仰天大驚曰大劫將至為之奈何劉驚則家
口曰屏卷無恙獨二公子可慮此處不久將為戰場若當求佳處去庶免
於難劉從之乞于上官得解餉雲貴剛道里遼遠聞者吊之而女獨賀無
何妾瑤叛沈州沒為賊宮屈劉仲子曰山東來適道其妾遂被害城陷官
僚皆罹于難惟劉以公出得免盜平劉始歸尋以大案里悞貧至瓊儂
不給而當道者又多所需索因而官君憂欲死女曰四妾牀下三千金可資用
度劉大喜剛竊之何處曰天下無主之物取之不盡何庸竊乎劉付謀得悅
歸女從之後數年忽去紙裹數事晉贈中有喪家挂門之小楮長二寸許
厚以為不祥劉尋卒

雷會

樂雲鶴夏平子二人少同里長同齋相交莫逆夏少慧十歲知名樂云心
事之夏亦相規不勸樂文思日進由是名益著而墮倒場屋執輒北無何
夏遊宦華家貧不能茲樂銳身自任之遣襁褓子及未三人樂以時物歸其
家每得升斗必析而二之夏妻子賴以活于是士大夫益賤樂其恒庶無多又
代夏生憂內顧家計日蹙乃嘆曰文如平子尚碌以歿而况於我人生富貴
適及時戚終歲恐先狗馬以溝壑負此生笑不如早自圖也于是去襁而實
操業半半家貲小泰一日客金陵休於旅舍見一人頽然而長筋骨隆起傍
徨座側色黧澹有戚容樂問欲得食耶其人亦不語樂推食之則以手掬

、多煙見以... 蓋樂又益以... 蓋教人之... 若此曰罪孽天譴不可說也... 樂整裝欲行其人相送... 樂異之遂與偕行途中與同餐... 渡江風濤暴作舟蓋覆樂與其人悉沒江中... 登客舟又破浪去少時挽一船至扶樂入... 出櫛舟中又入之數人... 我操視貨時並無亡失... 故操視貨時並無亡失蓋喜驚為神人放舟... 遂

與共濟樂笑云此一厄也止失一金簪耳其人欲復尋之樂方勸止已投水中
而沒驚愕良久忽見含笑而出以簪授樂曰幸不辱命江上人固不駭異
樂與婦寢處共之每十教日始一食則啖嚼無筭一日又言別樂固挽之適書
悔欲雨聞雷聲樂曰雲間不知何狀雷又是何物安得至天上視之此疑亦可解
其人笑曰君欲作雲中遊耶少持樂僦其伏榻假寐既醒覺身搖然不似
榻上睨目則在雲氣中周身如絮驚而起暈如舟上踏之更無地仰視星斗在
眉目間遂疑是夢細視星宿天上如若蓮實之在蓬也大者如甕次如甌
小如盞盃以手概之大者眩不可動小星動搖似可摘而下者遂摘其一藏袖
中撥雲下視則銀海蒼茫見城郭如豆愕然自念設一脫足此身何可復仰俄見

二龍文矯駕便車來尾一掉如馮牛鞭車上有器圍以管絃又貯水滿之有數
人以器掬水徧洒雲間忽見樂共怪之樂審所與壯士在焉語衆曰是吾友也
因取一器授樂令洒時苦旱樂接器排雲約望故鄉盡情傾注未幾謂樂
曰我本雷曾前慢行而罰謫三載今天限已滿請從此別乃以駕車之後
萬尺擲前使握端繩下樂危之其人笑言不妨樂如其言繩一懸瞬息及地
視之則墮立村外復漸收入雲中不可見矣時久旱十里外雨僅盈指獨樂里
溝澗以滿婦探袖中摘星仍出在出置案上照物如石八夜則光明煥發快
灼四壁益寶之什襲而收藏每有佳客出以灼飲止視之則條々射目一夜妻坐
對握數忽見星光漸小如螢流動橫飛妻方怪咤已入口中吟之不出竟

微可捕
出隱
也

已下因愕奔告樂亦奇之既寢夢夏平子來曰我少微星也因先若失也
德信 **靈** **靈** 君之惠好在中不忘又蒙自天上携婦可云有緣今為君副
以報大德樂三十無子得夢甚喜自是妻果娠及臨生光耀滿室如星在
几上時因名星兒札教言非常十六歲及進士第

吳史氏曰樂子文章名一世忽覺塔君之位置我者不在是遂棄毛雖
如悅疑此與燕頤校筆者何以少異至雷曾感一飯之德少微酬良友
之知宣神人之私報恩施哉乃造物之公報賢高其身

賭符

韓道士居邑中之天齋廟多幻術共名之仙先子與日最善每過城輒造之

一日與先州赴邑擬訪韓適遇諸途韓付鑰曰請先往啓門坐少旋我即
至乃如其言詣廟發扃則韓已坐室中諸如此類先是有敬族人嗜博賭
因先子亦識韓值入佛寺采一僧尚事樗蒲賭甚其家族人見而悅之罄嘗
往賭大虧心益熱典質田產復往終夜盡喪邑不得志便道詣韓精神保
澹言語天次韓問之具以實告韓笑云常賭無不輸之理倘能戒賭我為汝
覆之族人曰倘得珠還合浦花骨頭當鉄杆碎之韓乃以紙書符授佩衣
帶則囑曰但得故物即已勿得懼後望蜀也又付十錢約贏而償之族人大
喜而往僧驗其符步之不屑與賭族人強之請以一擲為期僧笑而從之乃
以十錢為孤注僧擲之無所勝負族人接色一擲成采僧復以兩十為注又敗

漸增室十餘千明之景豈可之皆成虛難計前所輸項刻蓋復陰念再贏
數千亦更任乃後博則色漸劣心怪之起視帶上則符已止矣大驚而罷載
錢歸廟除償韓外追而計之並未後所失適符原數也已乃愧謝天符
之罪韓笑曰已在此矣固囑勿貪而君不聽故取之

異史氏曰天下之傾家者莫速於博天下之敗德者亦莫甚於博入其中
者如沉迷海將不知所底矣夫商農之人具有本業詩書之士无惜分陰
負耒橫鉞固成家之正路清談薄飲猶寄興之生涯爾乃押比滄州纏
綿水仗傾囊倒篋懸金於嶮巖之天呵雉呼盧乞靈於淫風之骨骸
旋五木似走圓珠于握多章如擊團扇左觀人而右顧已墮穿鬼子之

晴陽示弱而陰用強費盡函函之枚門前賓客待猶懸於場頭香
上火烟生尚耽於盆裡忘餐廢夜則久入迷方敵唐焦則相看似鬼
迨天全軍盡沒熱眼空窺視局中則叫號濃烏投環英雄之憶願索
底而首索空矣灰寒壯士之心引頸徘徊覺白手之無濟垂頭蕭索始
玄夜以方歸其交謫之人眠塔驚天吠苦久虛之樓賊敢怒漢殘院而
鬻子曾田異珠還於台浦不喜久烟毛盡終揚月於滄江及遭敗後
我方忍已作下流之物試問賭中誰最善羣指無袴之公甚而枵腹
難堪逐棲身於幕容搔頭莫度空仰拾於香奩嗚呼敗德喪行傾
產正身孰非博之一途致之哉

阿霞

文登景星者少有重名與陳生以鄰而居齋隔一短垣一日陳暮過荒落之
墟聞女子啼松柏間近臨則樹橫枝有懸者將自縊陳詰之揮涕而對
曰母遠去托妻於外兄不圖狼子野心畜我不卒伶仃如此不如死言已復泣
陳解帶勸令適人女慮無可託者陳請暫寄其家女往之既歸挑燈審視
年約殊絕大悅欲亂之女厲聲抗拒紛紜之聲達於闔壁景生踰垣來窺陳
乃釋女見景疑詐俾歸久乃奔去二人共逐之不知去向景歸闔戶欲寢則
女子盈門自房中出嚙陳之唇曰彼德薄福淺不可依託景大喜詰其姓氏
曰妾祖居於齊為齊姓小字阿霞入以游詞笑不甚拒遂與寢處齋中

多友人來往恒隱閉深房過數日曰妾如去此處煩雜困人甚從今請以反
卜問家何所曰正不遠耳遂早去之儀果後來惟愛甚篤又數日謂景曰我而
人情好雖佳終屬苟合家君宦游西疆明日將泛舟去容即乘問稟命而
相送以終焉問幾日別約以旬終既去景思齊居不可常移諸內又慮妻
妬計不如出妻志既決妻坐輒詣厲妻不堪其辱涕欲死景曰死恐見累
請蚤歸遂促妻行妻啼曰泛舟十年未嘗有失德何決絕如此景不聽遂
愈急妻乃出門去自是室壁清塵引頸翹待不意信杳青鸞如石沉
海妻大歸后數浼知交請復於景不從遂適夏侯氏夏侯里居與景接
壤以田畔之故世有卻景問之益大怨恨然猶異阿霞後來信自慰越半

餘並無踪緒會海神壽祠內外士女雲集景亦在遙見一女甚似阿霞景近
之入於人中泛之出於門外又泛之飄然竟去景追之不及悵悵而返後羊戴適
行於途見一女即着朱衣泛蒼若頭戴黑衛來望之霞也因問從人娘子為誰
答言南村鄭公子征室又問娶幾時笑曰半月耳景思得毋悵耶女即開語
回眸一睇景視真霞見其已適他姓憤填骨憶大^呼霞娘何忘舊約泛人
聞呼主媼欲憤奮老拳女急止之啟幃紗謂景曰負心人何顏相見景首卿
自負僕之何嘗負卿女曰負夫人甚於負我結髮者如是而況其他尚以祖德
厚名列桂籍故安身相從今以寡妻故宮中荆繭祿秩今科^魁王昌即替
汝名者也我已歸鄭若無勞漫乞景俛首帕耳口不能道詞視女子策蹇去

如飛悵恨而已是科景落第亞魁果王氏昌名節亦捷景以是得薄俸名

四十無偶家益罄恒延食於親友家偶訪節之款之番宿為女窺客見而憐

之問節曰堂上客非量度雲即問所自識曰未適君時曾避難其家亦深

得其家養彼行雖賤而祖德未斬且與君為故人亦宜有綈袍之義節感

然之為其敗絮番以數日夜分欲寢有婢持廿餘金贈景女在窗外言曰

此私貯聊酬夙好可將去覓一良匹幸祖德厚尚足及子孫無後喪檢以促

除齒景感謝之既歸以十餘金買措紳家婢甚醜悍舉一子後登西榜節

官至吏部即既沒女送葬歸啓輿則虛懸人笑始知其非人也噫人之元良舍

其舊而新是謀卒之即覆而為亦飛天之所報亦慘矣

子意

忽景

霞亦

心

李司鑑

李司鑑永年舉人也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報廣平
行永年查審司鑑在府前忽於向架下奪一屠刀奪奔入城隍廟登戲臺
上對神而跪自信神責我不肯聽信奸人在御堂顛倒是非着我割耳遂
將左耳割落地臺下又言神責我不應騙人銀錢着我剝指遂將左指剝
去又言神責我不當奸姪婦女使我割腎遂自斃昏迷僵仆時搭棺未雲
門題祭革褫究擬已奉 命旨而司鑑已伏冥誅矣即抄

五段大夫

河洋暢體元字汝玉為諸生時夢人呼為五段大夫喜為佳兆及遇流寇之

亂盡剝其衣反閉置空空時冬月寒甚暗中摸索得數羊皮護牀僅不
空死所明視之恰符五數啞然自笑神之感已也。後以州所授雒南知縣畢戴
積先生志

毛狐

農子馬天榮年二十餘喪偶貧不能娶偶芸田間見少媼感故戲不趨怕
而過貌赤色致亦風流焉疑其迷途傾四野無人戲挑之媼亦微納欲與野合
笑曰青天白日寧宜為此子婦掩門相候尔夜我當至馬不信媼矢之馬乃以
門戶尚封且告之媼乃去尔夜果至遂相悅愛覺其膚肌嫩甚火之膚亦
薄如嬰兒細毛徧體異之又疑其踪跡無據自念得非狐耶遂戲相詰媼亦

自認不諱馬曰既為仙人自當無求不得既蒙饋送寧不以數金濟我貧
婦諾之次夜來馬索金婦故愕曰適忘之將去馬又囑至夜聞所乞或可忘
耶婦笑請以異日踰數日馬復索婦笑而袖中出白金三錠約五六金翹邊
細紋雅可愛玩馬喜深藏於櫝積半歲偶需金因持示人曰是錫也以齒
齧之應口而落馬大駭收藏而歸至夜婦生憤致請讓婦笑曰子命薄真
金不能任也一笑而罷馬曰聞狐仙皆國色殊亦不然婦曰吾等皆隨人現化子
且無一金之福落雁沉魚何能消受以我蠢陋固不足以奉上沆然較之大足
馳背者即為國色過數月忽以三金贈馬曰子屢相索我以子命不應有藏
金今媿聘有期請以一婦之貴相媿亦侍以贈別馬自白元聘婦之說婦曰一

二日自當有媒來馬胡所言容貌如何曰子思國色自當是國色馬曰此即不
敢望但三金何能買嬾曰此月老註之非人力也馬胡何遠言別曰戴月披星
終非了局便若自有婦擔塞何為天胡而去授黃末一刀圭曰別后忍病服
此可療次日果有媒來先詰女貌答在妍媸之問聘金幾何約四五數馬不難
其價而必欲一親見其人媒恐良家子不肯銜露既而約與俱去相以問便
既空其村媒先往使馬待諸村外人之來曰諧矣余表親與同院居適往
見女坐室中請即偽為詞表親者而過之咫尺可相窺也馬送之果見女子
坐堂中伏體於牀倩人爬背馬趨過掠之以目貌誠如媒言及議聘並不爭
直但求得一二金裝女出胡馬益喜德之乃納金並酬媒氏及書券者計三

而已蓋亦未多魯一丈擇吉迎女婦入門則骨背皆駝項縮如龜下視裙底
蓮舡盈尺乃悟狐言之有因也

異史氏曰隨人現化或狐女之目為解嘲然其言福澤良可深信余每謂
非祖宗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博高官非本身數世之修行不可以得佳人信
因果者必不以花言為河漢也

翻

羅子浮知人父母俱蚤世八九歲依姊大業為國子在相富有金緡而無子愛
羅子浮若已出十四歲為匪人誘去作狎邪遊會有金陵僑寓郡中生悅而惑之
倡返金陵生竊從遁去居倡家半年林頭金盡大為姊妹行齒冷然猶未

遠絕之。無何。廣劇清。晝。沾染牀席。而。出。於。市。人。見。輒。逆。羅。自。忍。死。
異域。乞食。西行。日。三。四。十。里。漸。至。却。界。又。念。敢。繫。牒。穢。無。顏。八。里。叩。尚。趨。趨。
近。邑。師。日。既。暮。欲。趨。山。寺。宿。遇。一。女。子。容。貌。若。仙。近。阿。何。適。生。以。實。告。女。曰。
我。出。家。人。后。有。山。洞。可。以。下。榻。頗。不。畏。虎。狼。生。喜。從。去。入。深。山。中。見。一。洞。府。入。則。
門。橫。溪。水。石。梁。駕。之。又。數。武。有。石。室。二。光。明。徹。灼。無。須。燈。燭。命。生。解。懸。鷄。
浴。於。溪。流。曰。濯。之。則。當。愈。又。開。幃。拂。褥。促。寢。曰。請。即。眠。當。為。即。作。袴。乃。取。
大。葉。類。芭。蕉。剪。綴。作。衣。生。卧。視。之。裂。衣。無。幾。時。摺。疊。牀。頭。曰。恍。取。看。之。乃。與。
對。榻。寢。生。浴。后。覺。劇。揚。無。苦。既。醒。摹。之。則。加。厚。結。矣。詰。旦。得。與。心。疑。蕉。葉。
不可。着。取。而。審。視。則。綠。錦。滑。絕。少。嗣。具。餐。女。取。山。菓。呼。作。餅。食。之。果。餅。又。

剪作雞魚烹之。皆如真者。室隅一甕貯佳醞。輒復取酌。少臧則以溪水灌盞。之數日。劇初盡。晚就女求宿。女曰：輕薄兒。甫能安身。便生妄想。生云：聊以報德。遂同卧。處大相歡愛。一日有少婦笑入。曰：翻小鬼頭快活死。薛姑子好夢幾時做得。女迎笑曰：薛姑子貴吐。又弗涉。今日西南風際吹送也。小哥哥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兀窈哉。那弗將來。曰：方鳴之。暗却矣。於是坐以款飲。又顧生曰：小即后焚好香也。生視之。年廿有三四。綽有餘妍。心好之。剝果悵搭案下。倚假拾果。陰佞翹鳳。花咲他。朋而笑。若不知者。生方恍然神奪。相覺祀衿無溫。自顧所服。悉成秋葉。幾駭絕。危坐移時。漸變如故。竊索二女之弗見也。少頃醉醒。又以指搔微掌。或坦然笑。詎殊不覺。知笑。忙忡問衣已。

化葉。移時始復變。由是慚顏息慮。不敢妄想。魏城笑曰。而家小郎子大不
端好。若弗是。醋葫蘆娘子。恐跳迹入雲霄去。女亦哂曰。薄倖兒。便直得寒
凍殺。相與鼓掌。花城離席曰。小婢醒也。啼傷斷矣。女亦起曰。曾引他家男兒
不憶得。小江城啼絕矣。花城既去。惧貽詰責。女卒暗對如平時。居無何。秋老風寒。
霜零木脫。女乃收落葉。蓄旨御冬。頗生爾術。乃持襖撥拾。洞口白雲。為紫
襪衣着之。溫煖如襦。且輕鬆。常如新綿。逾年生子。極惠美。日在洞中弄兒。
為樂。然母念故里。乞與同歸。女曰。妾不能也。不慈君自去。因循三年。兒漸長。遂與江
魏城訂為姻好。生母以妯老為念。女曰。阿城懶故大高。業復強健。無勞懸。祇待
保兒昏後去住。由君。女在洞中。輒取草寫書教兒讀。兒過自即了。女曰。此兒福

相放教入塵寰無憂室其室闕未幾兒年十四親成親詣送女華妝室容光
灼人。夫妻大悅。舉家誌集。翩扣釵而歌曰。我有佳兒。不羨貴官。我有佳婿。不
羨倚紉。今夕聚首。比酒當喜。惟為君行酒。勸君加餐。既而城去。與兒夫婦對
室居。新婦奉依膝下。宛如所生。又言婦女曰。子有俗骨。終非仙品。兒亦富貴
中人。可携去。我不恨兒生平。新婦男別其母。城已空。兒女戀涕。各滿眶。而
母慰之曰。暫去可復來。翩乃剪葉為驢。令三人跨之以歸。大業已老。婦林
下。喜佐已死。忽携佳孫。美婦歸。喜如獲寶。八門各視所衣。若蕉葉。破之
紫莖。騰去。乃並為之。後生男翩。偕兒往探之。則黃葉滿。送河。路迷。哭涕
而返。

異史氏曰：翻花城始仙者耶？翠葉紅雲何其怪也！悲幃幄，誰語狎寢生，雖亦復何殊於人世？山中十五載，雖無人，民城郭之異而雲迷洞，無跡可尋，指其景況，真劉阮返棹時矣。

黑獸

聞李太公敬一言其公在瀋陽宴集山顛，倚撤山下有虎，啣物來以爪穴地，瘞之而去，使人探所瘞，得死鹿，乃取鹿而屋檢其穴，少則虎導一黑獸，坐毛長數寸，席前驅，若邀尊客，既坐穴，獸跪，蹲伺，需探穴，失鹿，執伏不敢少動，獸怒其誑，以爪擊虎額，虎立斃，獸亦遂去。

異史氏曰：獸不知何名，然則其形殊不入於虎，而何延頸受死，惧之如此，真

其其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獮最畏狝豎見之則百十成羣羅而跪
無敢道者凝睛定息聽狝豎以爪徧揣其肥瘠肥者則以片石誌顛預獮
戴石而伏悚若木雞惟恐墮落狝揣誌已乃次第按石取食餘始闕散
余嘗謂貧吏似狝亦且徇民之肥瘠而老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且聽食
莫敢喘息蚩之情亦猶是也可哀也夫

余德

武昌尹圖南有別第。嘗為秀才稅居。半年來亦未嘗過門。一日遇諸其門。
年最少而容儀表馬。翩翩甚都。趨與語。即又德籍可愛。昇之婦語妻。
遣婢托遺阿以窺其室。有麗姝。笑豔逾於仙人。切花石。恨玩俱非耳目。

所徑。尹不測其何人。詣門投詞。適值他出。翼日即來。容拜。展其刺。呼始知余
姓德名。語次。細審官牒。言殊隱約。因詰之。則曰。欲相還往。僕不敢自絕。應知
非寇竊通逃者。何復逼知來應。尹謝之。命酒款宴。言笑言讌。向暮。有西崑
崙提馬桃燈迎導以去。明日。竹間報主人。尹至其家。見屋壁俱用明光紙。裱
潔如鏡。金狻猊。熟異香。一碧玉瓶。插鳳尾孔雀羽。各二。各長二尺餘。一小晶
瓶。浸粉花一樹。不知何名。亦高二尺許。密枝覆几外。葉疎花密。含苞未吐。花
狀似濕蝶。斂翼。其蒂即如鬚。延州不過八筵。而豐美異常。既命童子擊手鼓。
催花為令。鼓聲既動。則瓶中花顛。欲折。俄而蝶翅漸張。既而鼓歇。罔然一聲。
其鬚頓落。即為一蝶。飛落尹衣。余笑起。飛一巨觥。酒方引滿。蝶亦翹去。須

之鼓又作兩蝶飛集余冠余笑云作法自弊矣亦引二瓶三鼓既終花亂隨
翻翻而下。蒼袖沾粉。鼓僮笑來指數。尹得九等。余四等。尹已薄醉不能盡
等。強引三等。離席去。由是益奇之。悲其為人。身文與。每闔門。方不與國人
通吊慶。尹逢人輒宣播。聞其異者爭交。余門外冠蓋常相望。余頗不耐
忽辭主人去。後尹入其家。空庭洒掃無纖塵。燭泪堆擲青階下。窗闌零帛
斷線指印宛然。惟舍後遺一小石缸。可受石許。尹携歸貯水養朱魚。經年水
清如初。貯後為傭保移石。誤碎之。水蓄並不傾瀉。視之缸宛在。捫之虛。更手
入其中。則水隨手出。出其手則漫合。冬日亦不冰。一伎思結為晶。魚游如故。尹畏
人知。常置密室。非于堦不以示也。久之漸播。索玩者紛錯於門。臘伎思解為水。陰

漚滿地魚亦渺然。其舊缸殘石猶存。忽有道士踵門求之。戶出以示道士曰。此龍宮蓄水器也。尹述其破而不洩之異。道士曰。此缸之魂也。殷然乞得少許。問其何用。曰。以屑合藥。可得永壽。予一片。惟謝而去。

楊千招

畢民部公即家起備兵。北岷時。有千招楊化麟來迎。冠蓋在途。偶見一人。遺便路側。楊聞之。欲射之。公急呵止。楊曰。此奴無禮。合小怖之。乃遣呼曰。遺婦者。奉贈一收會。禱憐。替館。彭子。即也。天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披汚地。

收異

二十六年六月。邑西村民園中。黃衣上。漫生蔓結。而衣一枚。大如碗。

青梅

白下程生性磊落不為吟嗟一日自外歸後其束帶覺帶滿沉若有物墜視之
無所見宛轉間有女子淫衣後出掉髮微笑麗絕程疑其鬼女曰妾非鬼狐
也程曰倘得佳人鬼且不惧而况於狐遂與狎二年生一女小字青梅母謂程勿戒止
為君生男程信之遂不娶戚反共誚姍之程志奪聘湖東王氏狐聞之怒就乳
之妾於程曰此汝家賄錢付生之殺之俱由爾花何故代人作乳媪乎出門逕去青
梅長而慧貌韶秀酷肖其母既而程病卒王再離去青梅寄食於堂州其蕩
無行欲鬻以自肥適有王進士者方候銓於家聞其慧購以重金便從女阿喜
服校喜年十四容華絕代見梅忻悅與同寢處梅亦善候伺能以目聽以眉語

由是一家俱憐愛之。已有張生字介受家妻負元恒產。以居王第。性
孝。利行不苟。又篤於學。青梅偶至其家。見生。掠石噉粥。入室與生母絮
語。見案上具豚蹄焉。時翁臥病。生入抱父而私便。波污水。翁覺之。而自恨。生
檢其跡。急出自濯。恐翁知。梅以此大異之。歸述所見。謂女曰。吾家容非常人
也。娘子不欲得良匹。則已。欲得良匹。張生其人。也。女恐父厭其貧。梅曰。不然。
是在娘子。如以為可。妾潛告。使求代焉。夫人必召商之。但應之曰。諾也。則諧矣。
女恐終貧。為天下笑。梅曰。妾自謂能相天下士。必無謬誤。明日往告張媪。
大驚。謂其言不祥。梅曰。小姐聞公子而歸之也。妾故規其喜。以為言。冰人往
我。向人袒焉。計合允。遂從其秀也。於公子何辱乎。媪曰。諾。乃北展氏膏花者。

者往天人問之而笑以告玉。亦大笑喚女室。遂侯氏意。女未及答。赤梅正
賢其賢。決其必貴。夫人又問曰。此女百年事。如能吸棉敷也。即為汝允之。女後
首久之。願壁而答曰。貧富命也。倘命之厚。則貧無幾時。而不貧者元窮期
矣。或命之薄。彼錦繡王孫。其無立。雖者富少。故是在父母。初王之商女也。將
以博笑。及聞女言。心不樂。曰。汝欲適張氏耶。女不答。再問。再不答。怒曰。賤骨
了。不長進。欲携筐作乞人。婦寧不言。死。女張紅氣。待舍涕。引去。媒亦遂奔
青梅。見不諧。欲自謀。過數日夜。詣生。方讀。驚問所來。詞涉吞吐。生正色
却之。梅泣曰。妾良家子。非淫奔者。徒以君降。故願自託。生曰。卿愛我。謂我
賢也。昏夜之行。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天始亂之。而終成之。君子猶

曰不可況不能成彼此何以自處梅曰萬一能成肯賜援拾否生曰得人如卿又
何求但有不可如何者三故不敢輕諾耳曰若何曰卿不能自主則不可如何
即能自主我又母不樂則不可如何即樂之而卿之身且必重我貧不能措
則尤不可如何卿速退取李之媿可畏也梅臨去又囑曰君倘有意乞共圖
之生諾梅歸女詰所往遂跪而自投女怒其淫奔將施扑責梅泣白無他因而
實告女嘆曰不苟合禮也必告父母孝也不輕然諾信也有此三德天必祐之其
無患公負也己既而曰子將若何曰嫁之女笑曰痴婢能自主耶曰不濟則以死
從之女曰我必如所願梅稽首而拜之又數日謂女曰曩而言之戲乎抑果欲
慈悲也果爾則尚有微情並祈垂憐焉女問之答曰張生不能致聘婢子

又無力可以自贖。取歸焉。媵我猶不嫁也。女沉吟曰：是非我之能為力矣。我曰：媵汝且恐不得當，而曰必無取，此為是。大人所必不允，亦余所不敢言也。青梅聞之，泣數行下，但求憐拯。女思良久曰：元已，我私蓄數金，當傾囊相助。梅拜謝，因潛告張。母大喜，多方乞貸，共得如千數，藏待好音。會王授曲沃宰，喜乘制告母曰：青梅年已長，今將莅任，不如遣之。夫人固以青梅太黠，恐導女不義，母欲嫁之，而恐女不樂也。媵女言甚喜，踰兩日，有傭保婦白張氏意。王笑曰：是口合耦婢子，前此何妄也。然鬻媵高門，價當倍於曩昔。女急進曰：青梅侍我久，實為妾，良不忍。王乃傳語張氏，仍以原金署券，以青梅媵於生。入門，孝翁如曲所承順，尤過於生，而操作更勤。厭糲粃，不為苦。由是家中

無不愛重青梅，又以刺繡作業售，且速買人候門以購，惟恐弗得。其質稍可御窮，且勸勿以內顧，慢讀經史，皆自任之。因主人之任，往別阿喜，見之泣曰：子得所矣，我固不如梅。曰：是何人之賜，而敢忘之。然以為不如婢子，恐但婢子壽遂泣相別。王如晉半載，夫人卒，停柩寺中。又二年，王坐行，昧免罰贖萬計，漸貧，不能自給。泣者逃散，是時疫大作，王染疾亦卒。惟一媪，泣女未幾，媪又卒。女伶仃，益貧，有鄰媪勸之嫁。女曰：能為我葬，雙親者，泣之媪，憐之，贈以斗米而去。半月後，來曰：我為娘子極力事，難合也。貧者不能為，而葬富者，又媪子為凌夷嗣，奈何。尚有一策，但恐不能從也。女曰：若何。曰：此間有李郎，欲覓側室，倘見姿容，即遣厚葬，必當不惜。女大哭曰：我持紳商而為人妾，耶媪無言遂去。日

僅一餐止息待價居半年益不可支一日媪至女泣告曰困頓如此母欲自盡猶
瘳而奇活者徒以有西樞在已將轉溝壑誰收親骨者故思不如依汝所言
也媪于是導李來微窺女大悅即出金營莖雙櫛具舉已乃載女去入茶
家室室室故悍嫉李初未敢言妾但托買婢及見女暴怒杖逐而出不聽入
門女披髮零涕進退無所有老尼過邀與同居女喜從之至庵中作求祝髮
尼不可曰我視娘子非久卧風塵者庵中陶器脫粟粗可自支妨寄此以待之時
室子自去居無何市中無賴窺女美輒打門游語為戲尼不能制止女號泣欲
自死尼往求吏部某公揭示嚴禁惡少始稍感迹後有夜穴寺壁者尼擊
呼始去因洩告吏部捉得首惡者送都督責始漸安又半餘有貴公過庵見

女驚絕強尼通殷勤又以厚賂啗尼婉語之曰隳簪嬰曳不甘悽御公子且

婦遲當有以報命既去女欲乳藥求死夜夢父米疾首曰我不從汝志致汝

至此悔之已晚但後復更勿死夙願尚可復酬女異之天明盥已尼望之而驚曰

睹子面獨氣盡消橫逆不足憂也福且空勿忘老身笑語未已叩戶聲女夫

包用意心貴家奴世竟家自精實矣尼啓言非果悲半求奴驟聞所謀尼作其由甘語承迎息夫好

勸勸語勸之訓勸其勸生勸也勸使勸朝勸花勸香勸烟勸手勸方勸始勸花勸得勸在勸姑勸如勸路勸上勸陳勸報勸告勸其勸自勸勿勸急勸目勸

三三日三常有三作三事三下三也三奴三用三小三冊三言三事三若三無三事三數三自三復三命三尼三唯三敬三應三謝三令三去三女

大悲又欲自盡尼止之生主女慮三日復來無詞可應尼曰有老身在斬殺自當之次

日方哺暴雨翻盆忽聞數人搥戶大譁女喜憂變作驚怯不知所為尼冒雨啓

聞見有肩輿停駐。女奴數輩捧一麗人出。僕從煊赫冠蓋甚都。嗚呼。云是
司李內眷。暫避風雨。導入殿中。移榻肅坐。家人嬀羣奔禪房。各尋休憇。入
室見女豔之。走告夫人。無何而息。夫人起請窺。憚舍尼引入。睹女駭絕。疑眸不
瞬。女亦顧眄良久。夫人非他。蓋青梅也。各失聲哭。因道行踪。蓋張翁病故。生起
後。后連捷授司理。生先奉母之任。後移諸眷。女嘆曰。今日相看。何嘗霄壤。梅
笑曰。幸娘子挫折無偶。天正欲我兩人完聚耳。倘非阻。而何以有此邂逅。此中共
有鬼神。非人力也。乃取珠冠錦衣。催女易妝。女俛首徘徊。尼從中贊勸之。女慮
同居其名不順。梅曰。昔日自有定分。婢子敢忘大德。試思張郎。豈負義者。強
妝之別。尼而去。抵任。母子皆喜。女拜曰。今無顏見母。笑慰之。因謀消吉合卺。

女曰。庵中但有一絲生路。亦不肯從。夫人至此。倘念舊好。得受一廬。可容蒲團足
笑。梅笑而不言。及期。拒艷。故果。女左右不知所可。俄聞鼓樂大作。女亦無以自主。
梅率婢媪。強衣之。挽扶而出。見生朝服而拜。遂不覺。及歸。而亦非也。梅復入
洞房。曰。虛此位以待君久矣。又願生曰。今只得報恩。可好為之。返自欲去。女捉
其裾。梅笑云。勿留我。此不能相代也。辭指脫去。奇梅事女謹。莫敢言。而女
終慙。且不自安。於是母命相呼。以夫人。悲梅終執婢妾禮。固敢懈。三年。張行取
入都。過尼庵。以五百金為尼壽。尼不受。固強之。乃受。二百金。起大士祠。建王夫
人碑。後張仕宦侍郎。程夫人舉二子。二女。王夫人四子。二女。張上書陳情。俱封夫人。
異史氏曰。天生佳麗。固將以報名賢。而世俗之王公。乃畱以贈。仇袴。此造物所

所必爭也。而離奇一敘，作合者無限，締營化工亦良苦矣。獨是青天人能識英雄於塵埃，誓嫁之老期，以必死會儼然而冠裳也者，傾棄德行而求膏粱，何智出婢子下哉。

○○羅刹海市

馬騷字龍媒，賈人子。美丰姿，少儻，喜歌舞，輒泛梨園子弟，以錦帕纏頭，笑如好女。因沒有倭人之號，十四歲入郡序，即知名。父衰老，罷賈而居，謂生曰：數卷書，飢不可煮，寒不可衣，音兒可仍從父賈。馬由是稍。權子母，泛浮海，為颶風引去。數晝夜，至一都會，其人皆奇醜，見馬，空以為妖，羣譁而走。馬初見其狀，大惧，迨知國人之較已也，遂反以此欺國人。遇飲食者，則奔而往，人驚為道，則啜其

餘久之入山村其間形貌亦有似人者然禮後如馬息樹下村人不敢前但遙
之久之覺馬非啞人者始稍近就之馬笑與語其言雖異亦半可解馬遂自
陳所自村人喜徧告鄰里客非能博啞者然奇醜者望之即去終不敢前其
來者口鼻位置尚皆與中國同共羅漿酒奉馬其相駭之故答曰嘗聞祖
父言西去二萬六千里有中國其人民形象率說異但耳食之今始信聞其何
負曰我國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極者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
邀貴人寵故得與烹以養妻子若我輩初生時父母皆以為不祥往置
棄之其不孝遠棄者皆為宗嗣耳問此名何國曰大羅剎國都城在北去三
十里馬請導往一觀于是雞鳴而與引與俱去天明始達都以黑石為墻包

列傳
列傳

如墨樓閣近百尺。然少瓦覆以紅石。拾其殘塊。磨甲上無異丹砂。時值朝退。朝
中有冠蓋出。村人指曰。此相國也。視之。双耳皆背生。鼻三孔。睫毛復目如鷹。又數
騎出曰。此大夫也。以次各指其官職。率皆駭異。然位漸卑。駭亦漸殺。無何
馬歸街衢。人望見之。譟奔。跌蹶如逢怪物。村人百口解說。市人始敢遠立。既歸國
中。無大小咸知村有異人。於是播紳大夫爭欲一廣見。脚遂令村人要馬。然母室
一家閤人輒闔戶。又天女子竊自門隙中窺語。終一日無敢近見者。村人曰。此
則一執戟。即曾為先王出使異國。所悅人多。或不以子為惧。造即門。即果喜。揖
為上賓。視其貌如八九十歲人。目睛突出。頰卷如顴。曰。僕少奉王命出使。最
多。獨未嘗空中華。今一百二十餘歲。又得睹上國人物。此不可不上闕於天子。

忠臣卧林下十餘年不與朝階。旦為君一行乃具飲饌。修主客禮。酒數行出。女樂十餘人。更番歌舞。貌類如伎。以白錦纏頭。拖朱衣。及地於唱。不知何。訶腔拍板。詭主人頤而樂之。問中國亦有此樂乎。曰有。主人請從其聲。遂擊卓。為度一曲。主人喜曰。異哉。聲如鳳鳴。龍嘯。得未曾聞。翌日。迺朝。存諸國王。忻然下詔。有三大臣言其怪狀。恐驚聖體。王乃止。即出告馬深。為扼腕。居久之。與主人飲而醉。把劍起舞。以煤塗面。作張飛。主人以為美。曰。請客以張飛見。宰相宰相必樂用之。厚祿不難致。馬曰。嘻。游戲猶可。何能易面目。圖榮顯。見者初此想者主人固強之。馬乃諾。主人設筵。邀者飲。令馬繪面以待。未幾客至。呼馬出見客。訝曰。異哉。何前媼而今妍也。遂與共飲。其惟馬婆娑歌弋陽曲一座。

無不傾倒。明日。文章存馬。主喜。召以旌節。既見。問中國治安之道。馬。委曲上陳。大蒙嘉歎。賜宴離宮。酒酣。王曰。卿善雅樂。可使寡人得而聞之乎。馬即起舞。亦效白錦。纏頭作靡之。音。王大悅。即日拜下大夫。時與私宴。恩寵殊異。久而官僚百執事。頭覺其前目之假。所至輒見人耳語。不甚與款洽。馬。至是孤立。惴然不自安。遂上疏乞休致。不許。又告休沐。乃。給三月假。於是乘傳載金寶。還歸山村。人情行以迎。馬以金寶分給舊所與交好者。惟聲雷動。村人曰。吾儕小人。受大夫賜。明日赴海。市當求珍玩。用報大夫。問海市何地。曰。海中。市四海。鮫人集。負珠寶。四方十二國。均來貿易。中多神人。游戲。雲霞障天。波濤聞作。貴人自重。不敢犯險阻。皆以金帛付我輩代購異珍。今其期不遠矣。聞

所自知。曰：每見海上來鳥來往。七日即市。馬問行期，欲同游。驕村人勸便自貴。馬曰：我願滄海客，何畏風濤？未幾果有踵門寄貲者，遂與裝貲入船。客數十人，平底高欄，十人搖櫓，激水如箭。行三日，遙見水雲幌漾之中，樓閣層疊，留遷之舟紛集如蟻。少時抵城下，視牆上磚，皆長與人字，敵樓高接雲漢。維舟而入，見市上亦陳奇珍異寶，光明射眼。多人世所無，一少年乘駿馬來，市人盡奔避。云是東洋三世子。世子過，目生曰：此非異域人，即有前馬者來。詰御籍生，揖道左，具辰和族。世子喜曰：既蒙辱臨，緣分不淺。於是授生騎，請與連轡，乃出西城。方至盡山岸，所駢嘶躍入水，生大駭失聲，則見海水中有一屹如壁立。俄睹宮殿玳瑁為梁，魴鱗作瓦，四壁晶明，鑑影炫目。下馬揖入，仰見龍君。

在上世子啓奏臣等而屢得中華賢士引見大王生前非舞龍君乃言先生
文學士必能衙官。出宋欲煩椽筆賦海市。幸無吝珠玉。生稽首受命。授以
水精之斚。龍鬣之毫。紙光似雪。墨氣如蘭。生立成千餘言。獻殿上。龍君擊
節曰。先生雄才有光水國多矣。遂集諸龍族。誦集采霞宮。酒笑數行。龍君
執爵而向客曰。寡人所憐女。未有良匹。願累先生。先生倘有意乎。生離席愧
荷唯而已。龍君顧左右語。無何宮人數輩扶女即出。珮環聲動。鼓吹暴作。拜
竟。視之實仙人也。女拜已而去。少時酒罷。雙鬟挑畫燈。導生入副宮。女懷妝坐
伺珊瑚之牀。飾以八寶。帳外流蘇。微明珠如斗。入。衾褥以香。奕天方曙。則離
女妖嬈。奔入階側。生起。道出。朝謝拜為駙馬都尉。以其賦馳傳諸海。諸河

龍君比帝。帝不負。爭。折開招駙馬。飲。生衣。縵裳。駕青乳。呵殿。而出。武士
數十騎。比。離。孤。荷。白。楛。晃。耀。填。擁。馬。上。彈。箏。車。中。奏。玉。三。日。開。徧。歷。諸。海。
由。是。龍。媒。之。名。譯。於。回。海。宮。中。有。玉。樹。一。株。圍。可。合。抱。本。營。澈。如。日。瑤。瑤。中。有
心。淡。若。色。稍。細。於。屏。葉。類。碧。玉。厚。一。錢。許。細。碎。有。濃。陰。常。嬰。女。嘯。咏。其。下。
花。開。滿。樹。狀。類。簷。葡。母。一。瓣。落。餅。然。作。响。拾。視。之。如。赤。瑤。離。錢。光。明。可。愛。
時。有。異。鳥。來。鳴。毛。金。碧。色。尾。長。於。身。聲。等。哀。玉。側。人。肺。腑。生。每。聞。輒。念
御。土。因。謂。女。曰。上。出。三。年。恩。慈。阻。母。一。念。及。涕。靡。汗。背。卿。能。從。我。歸。乎。女。曰
仙。塵。路。隔。不。能。相。依。妾。亦。不。忍。以。魚。水。之。愛。奪。膝。下。之。歡。容。徐。謀。之。生。聞。之
泣。不。自。禁。女。亦。嘆。曰。此。勢。之。不。能。兩。全。者。也。明。日。生。自。外。歸。龍。君。曰。聞。都。尉。有

故主之恩。詰旦越裝可乎。生謝曰。逆旅孤臣。過蒙優寵。叩報之誠。結於肺腑。容暫歸省。當圖後報。耳。入暮。女置酒。話別。生訂後會。女曰。情緣盡矣。注大悲。女曰。婦養雙親。見君之孝。人生聚散。百年猶旦暮耳。何用作兒女哀泣。此後妾為君身。君為妾義。兩地同心。即伉儷也。何必旦夕相字。乃謂之儻乎。若渝此盟。臣因不吉。倘慮中饋之人。納婢可耳。更有一事相屬。自奉裳衣。似有佳狀。煩君命名。生曰。其女即可名龍宮。男即可名福海。女之一物為信。生在羅刹國。所得赤玉蓮花一對。出以授女。曰。三年後四月八日。君當泛舟南岳。還若體流。女以魚草為囊。實以珠寶授生。曰。珍藏之數。世啣着不盡也。天微明。王設祖帳。魄遺甚豐。生拜別出宮。女乘白羊車。送諸海浜。生上岸下馬。女致

聲珍重而車便去。少頃便逐海出。漫合不可復見。生乃歸自浮海去。咸謂其
已死。及室家。人無不詫異。幸公科媪無恙。獨妻已他適。乃悟龍女守義之
言。蓋已先知也。父欲為生再婚。生不可。納婢烏。謹志三年之期。泛舟島中。見西
兒坐浮水面。拍浪嬉笑。不動亦不沉。近引之。兒啞然捉生臂。躍入懷中。其一
大啼。似嗔生之不接已者。亦引上之。細審之。一男一女。貌皆婉秀。額上花冠。綴
玉。則亦蓮在烏背。有錦囊。拆視。得書云。翁姑計各無恙。忍三年。紅塵永
隔。盈一水。青鳥難通。結想為夢。引領成勞。茫茫藍蔚。有恨如何也。願念
奔月嫦娥。且虛桂府。枝枝嫩女。猶悵銀河。我何人斯。而能永好。興思及此。輒
淚破涕為笑。別后兩月。竟得寧生。今已啾啾懷抱。願解笑言。不索孤科。不

母可活敬以還。君所貽赤玉蓮花飾冠作信牒。頭抱兒時猶妾在左右也。聞
若克踐舊盟。言領斯慰。妾此生不二之死靡他。奩中珍物。不若黃鵠亭鏡裡
新妝。久辭粉黛。若似征人。妾作湯婦。即置而不御。亦何待謂非琴瑟哉。獨
計翁姑亦既抱孫。曾未一覩新婦。揆之情理亦屬缺憾。歲后阿姑寔安。當往
臨穴一盡婦職。過此以往。則龍宮無恙。不少把握之期。福海長生。或有往還
之路。伏惟珍重。不盡欲言。生反復省書。攬涕而兒抱頭曰。婦休。子生並慟。悔之
曰。兒知家。在何許。兒亟啼。嗚嗚言歸。生望海水茫茫。極天無際。雲霧驟人。渺烟
波路窮。抱兒返棹。悵愁逐歸。生知母葬不永。周身物若為殯。具墓中植松
檜百餘。逾歲。蠶果止。靈輦坐。綏宮有女子。儀儀臨穴。衆方驚。顧忽而風

激雷轟轉。繼以急雨。轉瞬間已失所在。松柏新植多枯。室是皆泣。福海稍長。輒思其母。忽自投入海。數日始還。龍宮以女子不得往時。掩戶泣。一日晝。暝龍女忽入。止之曰。兒自成家。哭泣何為。乃賜八尺珊瑚一樹。龍腦香一版。明珠百顆。八寶山歌金合一双。為作嫁資。生聞之。突入執手啜泣。俄頃疾雷破屋。女已無矣。

吳史氏曰。花面逢血。世情如鬼。嗜痴之癖。舉世一轍。小慙。小好。大慙。大好。若公。然常。眉以。好。都。市。其。不。駭。而。走。者。蓋。幾。希。矣。彼。懷。陽。痴。子。將。抱。連。城。玉。向。何。處。哭。也。嗚。呼。豈。榮。富。貴。當。於。虛。樓。海。市。中。求。之。耳。

田七郎

武承休遼陽人喜交游書法所與皆知名士夜夢一人告之曰子交游徧海內皆濫交耳
惟一人可共患難何反不識問何人曰田七郎非與醒而異之詰朝見所與游輒問
七郎客或識為東村某獵者武敬謂諸家以馬當過門未幾一人出年二十餘
猶目蜂腰着膩哈衣阜擗鼻多白補綴拱手於額而問所自武展姓字且於途
中不快借廬憩息問七郎答云即我兒也遂延客入見破屋數椽木岐又壁入
一小室虎皮狼蛇懸布楹間更無杌榻可坐七郎就地設草比焉武與語言詞
朴質大悅之遽貽金作生計七郎不受固予之七郎受以白母俄頃將還固辭
不受武強之再四母龍鍾而空厲色曰老身止此兒不欲令事貴客武慙而

退歸途展轉不解其意適泛人於舍後聞母言因以告武先是七郎持金白母
曰我適睹公子有悔紋必罹奇禍聞之受人知者令人憂受人恩者令人難富人
報人以財貧人報人以義無故而得重賂不祥恐將取死報於子矣武聞之深嘆
母賢然益傾慕七郎翼日設筵招之辭不至武登其堂坐而索飲七郎自行
酒陳鹿脯殊盡情禮越日武邀酬之乃空款洽甚惟贈以金即不受武托購虎
皮乃受之婦視所蓄計不足償思丹獵而后獻之入山三日無所獵獲會妻病
守視湯藥不遑擇業決旬妻淹忽以死為營齋莊所受金稍耗去武親臨
唁送禮儀優渥既葬負弩山林益思所以報武而迄無所得武探得其故輒
勸勿亟切望七郎姑一臨存而七郎終以負責為憾不肯至武因先索舊藏以速其

采七郎揮視故葉則蠹蝕缺敗毛盡悅懊喪益甚武知之馳行其庭極意
慰解之入視敗草曰此亦漫任僕所欲得原不以毛遂軸轉出無數同往七郎
不可不自歸七郎念終不足以報武裹糧入山凡數日得一虎全而餽之武喜治
其請三日番七郎辭之堅武健庭戶使不得出宿客見七郎朴陋竊謂公子妄
交而武周旋七郎侏異諸客為易新服却不受承其寐而潛易之不得已而
受之既去其子奉媪命返新衣索其敝襪武笑曰歸語老姥故衣已拆作履襪矣
自是七郎日以鬼鹿相貽召之即不復空武一日詩七郎值出獵未返媪出訝問語
曰再勿引致吾兒大不懷好意武故禮之慚而退半年許家人忽白七郎為象獵
豹斃死人命捉將官裡去武大驚馳視之已棧放在獄見武無言但云此後煩惱

老母武恠悲出。急以重金賂邑宰。又以百金賂仇主。月餘無事。釋七郎歸。母恨
然曰。子長膚受之武公子。非老身所浮。而愛惜者矣。但祝公子終百年無災患。
卽免福。七郎欲詣謝。武母曰。往則往耳。見武公子勿謝也。小恩可謝。大恩不可謝。七
郎見武。溫言慰籍。七郎唯之。家人所怪其疎。武喜其誠篤。益厚遇之。由是
日數。日晉公子家。愧遺輒受。不復辭。亦不言報。會武初度。宿後。煩多。夜舍樓
滿。武偕七郎卧斗室中。二僕即牀下藉芻藁。二更向盡。諸僕皆睡去。兩人猶刺
語。七郎佩刀挂壁間。忽自騰出。匣數寸許。銀作响。光炯燦如電。武驚起。七郎
亦起。問床下卧者何人。武答以所斬僕。七郎曰。此中必有惡人。武問故。七郎曰。此刀
諸異國殺人未嘗濡。後迄今佩三世矣。決首室十計。尚如新發於硯。見惡人則

鳴躍當去殺人。不遠矣。公子宜親君子遠小人。或萬一可免。武顧之。七即終不樂。輾轉床席。武曰。穴祥數耳。何憂之深。七即曰。我諸無忍。懷徒以有老母。武曰。何遠至此。七即曰。無則便佳。蓋牀下三人。一為林兒。是若彌子。能得主人。惟一僮僕。年十三。武所常役者。一李應。最拘拙。每因細事與公子。裂眼爭。武恒怒之。當夜。理念疑必此人。詰旦喚至。善言絕令去。武長子紳。娶王氏。西廂一日。武他出。留林兒居守。齋中菊花方燦。新嬾喜翁外出。齋庭當窗。自詣摘菊。林兒爰出。勾戲婦。欲遁。林兒強挾入室。婦啼拒色。變聲嘶。紳奔入。林兒始釋手。逃去。武婦聞之。怒。覓林兒。竟已不知所之。過二三日。始知其投身某御史家。其官都中。家務付妾。決於弟。武以同祀義。致書索林兒。其弟竟置不發。武益恚憤。

詞已寔。可憐雖出而誅不捕。官亦不問。武方憤怒。適七郎至。武曰。若言駝矣。因
與告愬。七郎極色。恠變。終無一語。即送。去。武厲幹僕羅察林兒。林兒復歸。為
邏者所獲。執見武。掠楚之。林兒語侵武。恒故長者。恐恠累怒。毀禍。勸不
如治以官法。武從之。繫赴公庭。而御史家刺書郵空。宰釋林兒。付犯個以去。林兒
三息益肆。倡言輩眾中。誣主人。始與私。武無奈之。忿塞欲死。馳登御史門。俯仰
叫罵。里舍慰勸令歸。逾夜。忽有家人白。林兒被人齧。割地尸曠野。聞武嗚喜
三息。孔祥得伸。俄聞御史家訟其并恠。遂偕州赴質。宰不容讓。欲笞恒。武
抗聲曰。殺人莫道有。空辱。言得伸。則生實為之。無與叔事。宰置不問。武衆
此。皆欲上。君。役禁。俸之。探杖。隸皆伸。家走狗。恒又老。羸。數。未。半。奄。然。已。死。宰

見武州岳斃亦不復究武號且罵辜亦若弗聞。考遂昇州歸哀憤無所
為計。思欲得七郎謀而七郎更不一弔問。竊自念待七郎不薄。何遽如行路人。
亦疑殺林兒必七郎。轉念果爾。胡得不謀。於是遣人探諸其家。室則扁鑰。扉
悉鄰人。並不。知耗。一日其弟方在內解與辜。闕說。值晨進薪水。忽一樵人至。於
擔袖利刃。直奔之。某惶急以手格刃。刃落斷腕。又一刀始決其首。辜大駭。為甯去。
樵人猶張皇四顧。諸役更急。鬪署門。搽杖疾呼。樵人乃自剄死。後集証者。
知為田七郎也。辜驚定之。始出覆驗。見七郎僵卧血泊中。手猶握刃。方停蓋審視。
尸忽崛起。躍起。竟決辜首。已而復歸。衛官捕其母子。則亡去已數日矣。武聞七
郎死。馳哭盡哀。咸謂其主使七郎。武破產償。緣當路始得免。七郎尸棄原。

野三十餘日，禽大澤守之。武取而厚葬焉。其子流寓於登，變姓為佟，起行伍以功至同知將軍。歸途武已八十餘，乃指示其父墓焉。

公孫以傳

異史氏曰：一錢不輕受，正其一飯不忘者也。豈獨母子七郎者，惜未盡雪死猶伸之抑，何其神使！荆卿能爾，則千載無遺恨矣。苟有其人，可以補

天網之漏，世道幸甚。恨七郎少也，悲夫。

產龍

壬戌湖邑邢村李氏婦，良人死有遺腹，忽脹如甕，忽東如握，臨產一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去。家人大懼，不敢近。有王媪者，焚香禹步，且捺且呪，未幾龍墮，不復見。龍惟數鱗，皆大如玳瑁，徑下一女，面瑩澈如水晶，可數

○保佳

吳藩未叛時。嘗諭將士有獨力能擒一虎者。優以縹緖。號打虎將。中人
石保佳。健捷如猿。即中建高樓。梁木初架。佳沿樓角而登。頃刻坐顛。立脊標
上。疾趨而行。凡三四返。已乃躡身躍下。直立挺然。王有愛。姬善琵琶。所御琵琶
琶以煖玉為牙柱。托之空室。生溫。姬竄其感。非王手諭不出示。一夕宴集。容請
一觀其異。王適憚。期以異日。時佳在側。曰。不奉王命。臣能取之。王使人馳告。府
中內外戒備。然後遣之。佳踰十數重垣。始達姬院。見燈輝室中。兩門扁額不
得入。廊下有鸚鵡。宿架上。佳乃作猫子叫。既而學鸚鵡。鸚鵡疾呼。猫來。撮
撲之聲。且急。則姬去。綠奴可急視。鸚鵡被撲殺矣。佳隱身暗處。俄一女子

挑燈出。身甫離門。住已塞入。見姓守琵琶在几上。徑携趨出。姓呼寇至。防者盡起。見住抱琵琶走。逐之不及。攢矢如雨。住躍登樹上。墻下故有大槐三十餘車。住穿行樹杪。如鳥移枝。樹盡登屋。盡登樓。飛奔殿前。不意翅翎斷。則不知所在。客方欲住抱琵琶飛落。遙前門扁如故。雞犬無聲。

猪婆龍

猪婆龍產於西江。形似龍而短。能橫飛。常出沿江岸撲食鵝鴨。或捉得則負其肉於陳柯。此姓皆友諒裔。世食婆龍肉。他族不敢食也。一客自江右來。得一頭繫舟中。弄之為戲。一日泊江口。縛稍懈。忽躍入江。俄頃波濤大作。巨浪如山。估舟擱一小時。傾沉。

公孫九娘

于七一乘連坐被誅者樓霞萊陽西縣最多一日俘數百人盡戮於演武場中
碧血滿地白骨撐天。上官慈悲捐給棺木濟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放伏刑東鬼
多葬南郊甲寅剛有某陽生空禡下有親友三人亦在誅數因市楮窮耐真
榛墟就稅舍於下院之僧明日入城營幹日暮未歸忽一少年造室來訪見
生不在脫帽登牀看履仰卧僕人問其誰何合眸不對既而生歸則暮色曛
暈不其可乘自詣床下問之瞠目曰我候汝主人絮語遍問我豈暴客耶生笑
曰夫人在此少年急起着冠揖而坐極道寒慙聽其音似曾相識急呼燈室則
同邑末生亦死於于七之難者大駭却走朱曳之云僕與君文字交何喜於情

我雖鬼故人之念取，不去心。今有所瀆，願無以異物遂猜薄之。生乃坐請所
命曰：令女甥寡居，無耦。僕欲得主中饋，屢通媒妁，輒以無尊長之命為辭。
幸無惜齒牙餘惠。先是生有甥女，早失恃，遺生鞠養。十五始歸其家，侍至
濟南。聞父被刑，驚慟而絕。生曰：渠自有父，何我之求？朱曰：其父為猶子啓櫬去。
今不在此。聞女甥向依阿誰？曰：與鄰媪同居。生慮生人不能作鬼媒。朱曰：鄰家
金語，還屈玉趾，遂起握生手。生固辭。問何之？曰：第行，勉從與去。北行里許，有大
村落，約數十百家。至一第宅，朱以楮彈扉，即有媪出，語問二扉。問朱何為？曰：煩
遠娘子阿舅至。媪旋反，復早沒。出邀生入，顧朱曰：西椽某舍子大隘，勞公子
門外少坐候。生從之入，見半畝荒庭，列小室三。甥女迎門，啜泣。生亦泣。室中燈火熒

悲女貌秀潔如生時。凝眸含涕。徧問姪姑。曰。其各無恙。但荆人物。故笑。女又嗚咽。曰。兒女受舅於撫育。尚無寸報。不圖先慈。涉溝洫。殊為恨。舊年伯家。大哥廷父去。置兒一念。數百里外。伶仃如秋燕。舅不以沉魂可棄。又蒙賜金帛。兒已得之矣。生乃以朱言告。女似有無語。媪曰。公子曩託楊姥三五返。若身謂是。大好。小娘子不肯自許。得舅為政。方此言。恁得言。次一十七八女。即泣。青衫。遽掩。入。齋。見生。暫身欲道。女牽其裾曰。勿洩。爾。是阿舅。非他人。事生。揖之。女即亦啟。社。甥。曰。曩。梅霞公孫氏。阿爹故家子。今亦窮波斯。落。不祥。意。且悅。與兒。還。往。生。視之。笑。摩。秋。月。生。值。早。朝。霞。實。天。人。也。曰。可知。是。大家。婦。戶。人。那。如。此。媚。好。甥。笑。曰。且。是。女。學。士。詩。詞。俱。大。高。昨。兒。得。得。得。教。九。娘。微。哂。曰。小。婢。無。端。敢。壞。人。教。阿。舅。齒。

冷也。甥又笑曰：舅斷信未續。若個小娘子，願能快意否？九娘笑奔出，曰：婢子願瘋作也。遂去。言雖近戲，而生殊愛好之。甥似微察，乃曰：九娘才貌無雙，舅尚不以葦壤致猜，兒當請諸其母。生大悅，然慮人鬼難匹，女曰：無傷，彼與舅有夙分。生乃出，女送之曰：五日後月明人靜，當遣人往相迎。生至戶外，不見朱，翹首西望，月啣半規，昏黃中猶認舊徑。見南向一第，朱坐門石上，起迎曰：相待已久。寒舍即勞垂顧，遂携手入殿，展謝。出金甯一晉珠百枚，曰：他無長物，聊代爲儀。既而曰：家有酒醪，但幽室之物不足款嘉賓，奈何？生搗謝而退。朱送室中途始別，生歸僧僕集明，生隱之曰：言鬼者妄也。適赴友人飲，卽後五日，果見朱來，慙之，媿極。是喜甚，折齋後空戶，上庭望塵，卽拜。少間笑曰：君嘉禮既成，慶在今夕，便須枉步。生

曰以無面言尚未致聘何處成禮朱曰僕已代致之矣生深感荷從與俱去直達
卧所則甥女華妝迎笑生問何時于歸朱云三日矣朱乃以所贈珠為甥助妝女
三辭乃受謂生曰兒以舅言白公孫老夫人夫人作大懽喜但言若老毫無他骨肉
不欲九娘遠嫁期全反舅往贅諸其家但家無男子便可同即非也林乃導
去村將盡一第門開二人登其堂俄白老夫人室有主青衣扶媪升階生欲展拜
夫人云老朽龍鍾不能為禮當即悅邊幅乃指畫青衣追酒高會朱乃喚家
人另出有妯列置生前亦別設一盃為客行觴筵中進饌無異人世然主人自
舉殊不勸進既而席罷未歸青衣導生去入室則九娘華燭凝待邂逅含
情極盡歡昵初九娘母子原解赴都空却母不堪困苦死九娘亦自刎枕上追述

往事嗚咽不成眠。乃口占而絕云。昔日羅裳化作塵。空將業果恨前身。十年露
冷楓林月。此夜初逢畫閣春。白楊風雨送孤墳。誰想陽臺更作雲。忽啓樓
金箱裡看。血腥猶染舊羅裳。天將明。即促曰。君宜且去。勿驚斯僕。自此晝
采宵往。屢感殊甚。一夕。阿九娘此村何名。曰。黎霞里。中夕。而處新鬼。因以為
名。生聞之。歎歎。女悲曰。十里柔魂。蓬游無底。母子零孤。言之悵惻。幸念一夕恩
義。收兒骨歸葬。墓側。使百世得所。不棲死。且不朽。告諸之女曰。人鬼路殊。若亦
不可久滯。乃以羅襪贈生。揮泪。促別。生凄然而出。切切。但著喪心。悵。不忍歸。因
過相。宋氏之門。宋白足出迎。甥亦起。雲鬢。龍髯。驚采者。阿生悵悵。移時。始述
九娘語。女曰。姪氏不言兒。亦風儀圖之。非人世。久居誠非所宜。於是相對。沉瀾。生

亦含涕而別。叩寓婦寢展轉。甲旦欲覓九娘之墓。則忘問誌表。及夜復往。則千墳累累。竟迷村路。嘆恨而返。展視羅襪。看風寸斷。腐如灰燼。遂治裝東旋。半載不能自釋。漫如禳門。異有所遇。及抵南郊。小憩已晚。見駕庭樹。趨詣叢莖所。但見墳兆萬接。迷目榛荒。鬼火狐鳴。駭人心目。驚悼歸舍。失言激游。返僧遂東行里許。遙見女郎獨行丘墓間。神情喜致。怪似九娘。揮鞭既視。果九娘。下騎欲語。女竟走。若不相識。丹逼近之。色作努舉。袖自障。頓呼九娘。則惘然笑。吳史氏曰。香州沉羅血滿。自憶東山佩玦。泪漬泥沙。古有孝子忠臣。空死不諒於后。父者公孫九娘。宣以負骸骨之託。而悲誓不釋於中。耶。脾高。則物不能搗。相示。寬乎哉。

但織

二句提綱

宣德州官中尚促織之歲歲征民此物故非西產有華陰令欲媚上官以一頭
賜給進試便闕而不因責常供令以責之聖恩市中游俠兒得佳者寵養之昂其直

居為奇貨里胥猾黠假此科斂丁口每責一頭輒傳數家之產豈有成別者椽

童子業久不售為人迂訥遂為猾胥報充里正役百計營謀不能脫不終歲薄

產累盡會征促織成不敢斂戶口而又無所賠償憂財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

如自行搜覓寒有萬一之得剛然之早出暮歸提竹筒銅絲籠於敗堵叢草中

處探石發穴靡計不施迄無濟即捕得三兩頭又劣弱不中於款宰嚴限追

比旬餘杖至百兩收閉膿血流離並虫亦不能行捉矣轉側牀頭惟思自盡時

村中采一蛇背出，能以神卜。成妻具貲詣，聞見紅女白媿，填塞門戶。其舍則空，室處麻，外設香几，則香几，則香几，則香几。不知何詞，答以聽少，則爲內擲一紙出，即道人言，中事無毫髮，與成妻納錢果上，焚拜如前。人言，須簾動，片紙拋落，拾視之，非字而畫，中繪殿閣，類蘭若。後山下怪石，亂臥針，叢棘青麻，頭伏焉。旁一蟆，若將跳舞，展玩不可曉。然睹促織，隱中骨，懷摺，藏之，婦以示成。成復自念，得無教我，獵虫所耶。細瞻景狀，與村東大佛閣真逼，似乃強起扶杖，執圖詣寺。后有古陵，樹起循陵而走，見蹲石，鱗儼然，類畫。遂於蒿菜中，側聽徐行，似尋針芥，而心目耳力俱窮。絕無踪响，冥搜未已，一癩頭，暮倅然躍去。成益愕，急逐之，蟆入艸，則跡亦杳。

見有虫伏棘根，遠撲之入石穴中，搯以尖舛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狀極俊，遂逐而得之。審視，巨身修尾，青須金翅，大喜，寵婦舉家慶賀。雖連城拱壁，不啻也。上於盆而養之，鱗白栗黃，備極護愛，嘗待限期，以塞官責。成有子，九歲，窺父不在，竊發盆，虫躍擲，送出，不可捉，反撲入手，已怯，落，悽裂，斯須，就斃。兒惧，啼告母，聞之，面色灰死，大罵曰：「業根死期至矣！」而翁婦自與汝復弄耳。兒涕而出，未幾，成婦，聞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兒，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於井，因而化怒為悲，捨呼欲絕。大妻向隅，茅舍無烟，相對埋愁，不復聊賴。日將暮，取兒棄莊，近梅之氣息，惓然喜，真榻上，半夜復甦。大妻心稍慰，但蟋蟀，雀屋，顧之則氣斷聲吞，亦不敢復究。兒自昏達曙，目不交睫，東曦既隱，僵卧長裕，忽聞門

外虫鳴驚起。覘視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鳴輒躍去。行且逐。覆之以掌。屢若
無物。手裁舉。則又超忽而躍。名超之。折過墻隅。迷其所往。徘徊四顧。見虫伏壁
上。審諦之。短小黑赤。色頗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傍徨瞻顧。尋所逐者。壁上
小虫忽躍落於袖。視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長脰。息似良喜。而收之。將獻
公堂。惴恐不當。意思試之。脚以跟之。村中少年好事者。馴養一虫。自名躡跼。青
日與子弟角。無不勝。欲方之。以為利。而高其直。亦無售者。逕造盧訪成。視成所
蓄。掩口胡盧而笑。因出己虫。納比籠中。成視之。龐然修偉。自增慚作。不敢與較。少
年固強之。顧念昔蓄方物。終無所用。不如拚博一笑。因合納。盆中虫伏不動。蠢
若木雞。少年又大笑。試以猪鬃毛。撩撥虫鬚。仍不動。少年又笑。屢撩之。虫暴

了云狀
瑰異
述考
之苗

怒直奔逐相觸擊。振奮作聲。俄見小虫躍起。張尾伸鬚。直齧敵領。少年大
駭。解令休止。虫剋逝於焉。似報王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雞瞥來。逐進以啄。成
駭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躍去。又有思雞。健進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倉猝莫
知所救。頃自足失色。旋見雞伸頸擺撲。臨視則虫集冠上。力叮不釋。成益驚
喜。擬置其籠中。習異進。宰見其小。怒訶成。述其異。宰不信。試與他虫鬪。盡
靡。又試之雞。果如成言。乃嘗成。執諸撫軍。撫軍大悅。以金籠進上。細疏其能。既
入宮中。舉天下所貢蝴蝶。螳螂。油利。捷青。絲額。一切異狀。備試之。無出其右者。
每聞琴瑟之聲。則應節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悅。詔賜撫臣名馬衣。徵擬
軍。不吝所印。無何。宰以卓異聞。宰悅。免成役。又屬學使。俾入邑序。由此以善。

養中名曰度得撫軍殊罷不數歲田百頃樓閣萬椽牛車蹄躐各千計一出財聚焉過世家焉

一列刑

是

吳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之例加之官貪更官民日不如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獨是成氏子以蠹貧以侵織富裘馬揚其當其為里正受扑責時宜喜其室此哉天將以酬長厚者遂使撫臣令其受侵織愚以陰開之一人飛昇仙及難大信夫

阮亭云宣德治世宣宗令主其室閣大臣又三楊塞夏諸若先生也顧以州虫佛物快民室此耶將哉抑得聞吳辭耶

四刻字

柳秀才

明季蝗生青兗州漸集於沂。令憂之退臥署幕夢一秀才來謂我冠綠
衣狀貌修偉自言禦蝗有策謂之答云明日西南道上有婦吟碩腹牝驢子蝗
神也哀之可免令異之治具出邑南伺良久果有婦高髻褊帔獨控老蒼蒼衛
緩轡北度即藝香捧卮酒迎非道左捉驢不令去婦問大夫將何為令便哀
懇區區小治幸憫脫蝗口婦曰可恨柳秀才饒百洩音密机當即以其身受不
損木嫁可耳乃盡三卮暫不復見後蝗來飛蔽天日愁不落木田但集楊柳
過處柳葉都盡方悟秀才柳神也或云是宦官憂民所感誠哉
阮亭云柳秀才有大功德於沂雖百世祀可也

水灾

康熙二十一年苦旱自春徂夏赤地無青州六月十三日小雨始有種粟者十六日大雨沾足乃種豆一日石門莊有老叟暮見二牛鬪山上謂村人曰大水將至矣遂携家播遷村人共笑之無何雨暴注徹夜不止平地水深數尺居廬盡沒一農人棄其兩兒與妻扶老母奔避高阜下視村中已為澤國並不復念及兒矣水落歸家見一村盡成墟墓入門視之則一屋僅存兩兒並坐牀頭嬉笑無恙咸謂夫妻之孝報云此六月二十二日事

康熙三十四年平陽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郭盡墟女會僅存一屋則孝子家也茫茫大劫中惟孝嗣無恙誰謂天公元皂白耶

諸誠某甲

學師孫景夏先生言其邑中某甲者值流寇亂被殺首墜身前寇止家
人得尸得身瘞之則其氣縷然審視之咽不斷者盈指遂扶其頭荷之以歸
值一晝夜始呻以七箸稍哺飲食半半竟愈又十餘年與二三人聚談或作
一解頤語衆為闕堂甲亦鼓掌一俯仰則刀痕暴裂頭墮血流共視之氣已
絕矣父訟笑者衆敝金賂之又茲甲乃解

吳史氏曰一笑頭落此千古第一大笑也頭連一綫而不死再待十年后成一
笑獄豈非二三鄰人負債蒼生者耶

庫官

鄒平張華東公奉旨祭南岳道出江淮間將宿驛亭前驅白驛中有怪異宿
之必致紛紜張弗聽宵分冠劍而坐俄聞鞞聲入則一頑白叟皂紗黑帶怪
而問之叟稽首曰我庫官也為大人典藏有日矣幸勤鉞遂臨下官釋此重
此問庫存幾何答言二萬三千五百金張由昔在行旅多金恐致累綴勞費
果守北歸時可使盤駘耳叟唯々而退張至南中覬遺頗豐及還宿驛亭叟
復出謁及問庫物曰已撥遼東兵餉矣深訝其前後之乖叟曰人世祿命皆
有類數錙銖不能增損大人此行應得之數已得矣又何求言已竟去張乃
計其所獲與所言庫數遠相脗合方嘆飲咏有定不可以妄求也

鄧都御史

鄧都縣外有洞深不可測相傳閔羅天子署其中一切獄具皆借人工桎梏
朽敗輒擲洞口邑宰即以新者易之經宿失所在供應度夫載之經制明有
御史行臺華公按及鄧都聞其說不以為信欲入其洞以決其惑人輒言不
可公弗聽秉燭而入以二役從深抵里許燭暴滅視之階道澗朗有廣殿十
餘間列坐尊官袍笏優然惟東首虛一坐尊官見公至降階而迎笑問曰至
矣乎別來無恙否公問此何處所尊官曰此冥府也公愕然告退尊官指虛
坐曰此為君坐那可復還公益懼固請寬宥尊官曰定數何可逃也遂檢一
卷示公上注云某月日某以肉身歸陰公覽之戰慄如濯冰念母老子幼泣

字云同

入子廟

鄧都南

早都山

鄧都

亦無他

信字有

河御史廟

鄧都

卷唐

然涕流俄有金甲神人捧黃帛書至群拜舞啟讀已乃賀公曰君有回陽之
機笑公喜致問曰適接帝詔大赦幽冥可為君委折原例耳乃示公途而出
數武之外冥黑如漆不办行路公甚窘苦忽一神將軒然而入赤面長髯光
射數尺公迎拜而哀之神人曰誦佛經可出言已而去公自計經咒多不記
憶惟金剛經頗曾習之遂乃合掌而誦頃覺一線光明映照前路忽有遺忘
之句則目前頓黑定想移時復誦復明乃始得出其二從人則不可問矣

龍無目

是日沂水大雨忽墮一龍双睛俱無奄有餘息邑令公以八十席覆之未能
周身又為設野祭猶反復以尾擊地其聲嗚然

○ 狐譜

狐亭云此
辨而點
是東方
文情一流

萬福字子祥博興人也幼業儒家少有而運殊蹇行年二十有奇尚不能掇
一芥鄉中澆俗多報富戶役長厚者至碎破其家萬遠報充役惧而逃如濟
南稅居逆旅夜有女子^奔來顏色頗麗萬悅而私之請其姓氏女自言實狐
但不為君崇耳萬喜而不疑女囑曰勿以^{異名}共我^名萬曰獨^名狐日主
與其卧處凡日用所需無不仰給于狐居無何二三相識輒來造訪恒信宿
不去萬心厭^之而不忍拒不得已以寔告客二願一覩仙容万白于狐謂客
曰見我何為我亦猶人耳聞其聲^在在目前四顧即又不見客有孫得
言者善誹謔固請見且嘲之謂得^音音魂魄飛越何客容華徒使人聞聲

相思狐笑曰賢孫子欲為高曾母作行樂圖耶諸客俱笑狐曰我為狐請與
客言狐典頗願聞之否衆唯々狐曰昔某村旅舍故多狐輒出崇行客々知
之相戒不宿其舍羊年門戶蕭索主人大憂甚諱言狐忽有一遠方客自言
異國人望門休止主人大悅甫盤入門即有途人陰告曰是家有狐客惧白
主人欲他徙主人力白其妄客乃止入室方卧見群鼠出于床下客大駭驟
奔急呼有狐主人驚問客怨曰狐巢于此何誑我言無主人又問所見何狀
客曰我今所見緬々么麼不是狐兒必當是狐孫子言罷座客為之粲然孫
曰既不賜見我輩留宿宜勿去阻他其陽臺狐笑曰寄宿無妨倘小有
迂犯幸勿滯懷客恐其惡作劇乃共散去然教日必一來索狐笑罵狐諧甚

每一語即顛倒賓客滑稽者不能屈也。群戲呼為狐娘子。一日置酒高會。萬
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上設一榻。屈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
酒數行。衆擲骰為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
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孫掩耳不樂聞。客
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
大臣出使紅毛國。着腋冠。見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
狐對。王言此物生平未曾得聞。狐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
太。左邊是一小。犬。王客又復闕堂。孫姓漢由。狐與妻。此美。廣。收。意。而。
見孫大官乃曰：惟狐何在。此惟狐也。孫問。知。那。以。孫。成。成。請。之。孫。之。掩。耳。不。樂。聞。

絕倒孫大憲曰適與爾盟何復犯戒狐笑曰罪誠在我但非此不成確對耳
明旦設席以贖吾過相笑而罷狐之恢諧不可殫述居數月其謂萬事且了可
以歸乃治裝偕歸及博央界告萬曰我此處有葭葦親往來久梗不可不一
訊日且暮與君同寄宿待旦而行可也萬詢其處指言前此母不遠萬疑前故
無村落姑從之二里許果見一庄生平所未歷狐往叩閤一蒼頭出應門入
則重門疊閣宛然世家俄見主人有翁與媪揖萬而坐列筵豐盛待萬以姻
婭遂宿焉狐早謂曰我遽偕君歸恐駭聞聽君宜先往我將繼至萬從其言
先至預白于家人未幾狐至與萬言笑人盡聞之而不見其人逾年萬復事
于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陳中人與

君有風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固事由不可竟去

雨錢

濱州一秀才讀書齋中有款門者啟視則皓然一翁形貌甚古延之入請
問姓氏翁自言養真姓胡實乃孤仙慕君高雅願共晨夕秀才故曠達亦
不為怪遂與許數今古翁殊博洽鏤花雕纈祭于牙齒時抽經義則名理
湛深尤覺非意所及秀才驚服留之甚久一日密祈翁曰君愛我良厚願
我負若此君但一舉首金錢宜可立致何不手周給翁嘿然似不以為可少
聞笑曰此大易事但須得十數錢作母秀才如其請翁乃與共入密室中禹步
作呪俄頃錢有數十百萬從梁間鏘而下勢如驟雨轉瞬沒膝拔足而立又

沒踝廣大之舍約深三四尺已來乃顧語秀才頗厭君意否曰足矣翁
一揮錢即畫然而止乃相與爲戶出秀才竊喜自謂暴富頃之入室取
用則滿室阿堵物皆爲烏有惟母錢十餘枚寥、尚在秀才失望盛氣向
翁頗對其誑翁怒曰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便如秀才意只合
尋深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

喜擊賊槍棒妾

益都西鄙之貴家某者富有巨金蓄一妾頗婉麗而家室凌折之鞭撻橫
施不以時下事也妾奉事之惟謹某憐之生、私語慰撫妾殊未嘗有怨言
一夜數十人踰垣入撞其屋扉几壞某與妻惶遽喪魄搃戰不知所爲妾起

嘿無聲息暗摸屋中得挑水木杖一板閃遽出廊賊亂如蓬麻妾舞杖動
風鳴鈎響擊四五人仆地賊盡靡駭愕亂奔牆急不得上傾跌啞咽亡魂
失命妾拄杖于地顧笑曰此等物事不直下手揮得扞亦學作賊我不汝殺
嫌辱我悉繼之逸去某大驚問何自能爾則妾父故槍棒師妾盡傳其術殆
不啻百人敵也妻尤駭甚悔向之迷于物色由是善顏視妾遇妻友如媼然
妾終無纖毫失禮鄰婦或謂妾嫂擊賊若豚犬顧奈何悅首受擒楚妾曰
是吾分耳他何敢言聞者益賢之 異史氏曰身懷絕技居數年而人
莫之知而卒之捍患禦災化鷹為鳩嗚呼射雉既獲內人展笑握槊方勝貴
主同車枝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身中驅怪

長山徐達公故明諸生也鼎革後棄儒訪道稍學勅勒之術遠近多耳其名
某邑一鉅公具幣致誠款書招之以騎徐問曰某何意僕辭以不知但囑小人務
屈臨降耳徐乃行至則中途宴饌禮遇甚恭然終不道其所以致迎之旨徐不
耐因問曰實欲何為幸祛疑抱主人輒言無何也但勸盃酒言辭爛熳殊所
不解言語之間不覺向暮邀徐飲園中園構造頗佳勝而竹樹蒙翳景物
陰森樵花散下羊糞草萊中抵一閣覆板上懸蛛錯綴大小上下不可以數
酒數行天色曠暗命燭復飲徐醉不勝酒主人即罷酒呼茶諸僕倉皇
撤肴器盡納閣之左室几上茶啜未半主人托故竟去僕人便持燭引

宿左室燭置案上遽返身去頗甚草。徐疑或携襪被來伴久之人聲殊
杳即自起扃戶寢意外皎月入室侵床夜烏秋蟲一時啾唧心中怛恐不成
夢寢頃之板上索々似蹠蹠聲甚厲俄下護梯俄近寢門徐駭毛髮謂立
急引被覆首而門已豁然頃聞徐展被甫微伺之則一物獸首人身毛周
其體長如馬鬣着深黑色牙繁群峯目炯双炬及儿伏餽器中剩有舌一
過連數器輒淨如掃已而趨近榻嗅徐被徐驟起翻被羃怪頭按之狂喊
怪出不意驚脫啓外戶竄去徐披衣起遁則園門外高不可得出緣牆而
走擇短垣踰則主人馬廐也廐人驚徐告以故而就乞宿將旦主人使伺徐
失所在大駭已而得之廐中徐出大恨怒曰我不慣作驅怪術君遣我

秘不一言我囊中蓄放如意鈎一又不送連寢所是死我也主人謝
曰擬即相告慮君難之初亦不知囊有藏鈎幸宥十死徐終快以索歸
自是而怪遂絕主人宴集園中輒笑向客曰我不忘徐生功也
異史氏曰黃狸黑狸得竄者雄此非空言也假令翻被狂喊之後隱其所
駭懼而公然以怪之道為己能天下必將謂徐生真神人不可及

姊妹易嫁

掖縣相國毛公家素微其父常為人牧牛時邑世族張姓者有新阡在東
山之陽或經其側聞墓中叱咤聲曰若等速避去勿久溷貴人宅張聞之未
深信既又頻得夢警曰汝家墓地本是毛公佳城何得久假此由是家數

不利客勸徙葬吉張聽之徙焉一日相國父牧出張家故墓梓遇雨匿身
廢壙中已而雨益傾盆潦水奔穴崩洶灌注遂溺以死相國時尚孩童母自
詣張願丐起尺地掩兒父張徵知其姓氏大異之行視溺死所儼然當置棺
處又益駭乃使就故壙窆焉且令携若兒來葬已母偕兒詣張謝張一見
輒喜即留其家教之讀以齒子弟行又請以長女妻兒母駭不敢應張妻云既
已有言奈何中改卒許之然此女甚薄毛家怨慚之意形于言色有人或道及
輒掩其耳每向人曰我死不從牧牛兒及婚親迎親即入宴彩輿在門而女掩袂
向隅而哭催之妝不妝勸之亦不解俄而新郎告行鼓樂大作女猶眼零雨而
首飛蓬也父止婿自入勸女涕若罔聞怒而逼之益哭失聲父無奈之又有

家人傳白新郎欲行父急出言衣妝未竟乞即少停待即又奔入視女往
來者無停履遷延少時事愈急女終無回意父無計周張欲自死其次女
在側頗非其姊苦逼勸之負富惟无所授今日負賤焉知後日不富貴乎姊而若此

某後傷者父心終不遂因中哭鳴謝乞即去耶姊怒曰小妮子亦學人喋聒
尔何不從他去妹曰阿爺原不曾以妹子屬毛郎若以妹子屬毛郎更何須
姊之勸駕也父以其言慷慨因與伊母竊議以次易長母即向女曰逆逆婢不
遵父母命欲以兒代若姊兒肯之否女慨然曰父母教兒往也即乞丐不敢辭且
何以見毛家即便終餓殍死乎父母聞其言大喜即以姊妝之女倉猝登車
而去入門夫婦雅款述好然女素病亦鬮稍介公意久之浸知易嫁

之說由是益以知己德女居無何公補博士弟子應秋闈試道經王舍
人店主人先一夕夢神旦日當有毛解元來後且脫汝于危以故晨起尚
伺察東來客及得公甚喜供具殊豐善不索直特以夢兆厚自託公亦
頗自負私以緇君髮髮步慮為顯者咲富貴后念當易之已而曉榜既
揭竟落孫山咨嗟蹇步懊恍喪志心報舊主人不聽復由王舍以他道歸后
三年再赴試店主人延候如初公曰尔言初不聽殊慚祇奉王人曰秀才以陰欲
易妻故被冥司黜落豈妖夢不足以踐公愕而問故盖別后復夢而由公
聞之惕然悔懼木立若偶主人謂秀才宜自愛終當作解首未幾果舉賢
書第一人夫人髮之尋長雲綠髮委綠轉更增媚姊遠里中富室見意氣頗

自高夫蕩惰家漸陵夷空舍無烟火聞妹為孝廉婦彌增慚怍姊妹輒
避路而行又無何良人卒家落項之公又擢進士女聞刻骨自恨遂忿然廢
身為死及公以宰相歸強遣女行者詣府謁問莫有所貽比至夫人餽以綺縠
羅絹千疋以金納其中而行者不知也携歸見師失所望恚曰與我金錢尚可
作薪米費此等儀物我何須爾遂令將回公及夫人疑及啟視而金具在方
悟見却之意發金嘆曰汝師百餘金尚不能任焉有福澤從我老尚書
也遂以五十金付尼去曰將去作尔師用度多恐福薄人難承荷也行者歸
具以告師嘿然自嘆念平生所為輒自顛倒美惡避就翳豈由人耶後店主
人以人命事違繫囹圄公為力解釋罪

異史氏曰張公故墓毛氏在城

斯已奇矣余聞時人有大姨夫作小姨夫前解元為後解元之戲此豈慧黠者所能較計耶嗚呼彼蒼者天久不可問何至毛公其應如響

續黃梁

福建曾孝廉高捷南宮因便趨里時與二三新貴遨遊郊郭偶聞昆盧禪

院寓一白星者因並騎往詰問卜入揖而坐星者單衣田先生新燒龍

是其氣星者稍按諫之星意頗暢星字化者書者曾搖筮微笑星者詢庚申曾集申看終

作何官星者方凝思曾又集問曰是年無麟玉分耶星者曰甲申年可坐致耳

曾慶慰出才非望稍致攝提星者正容曰勿以者夫書庫誕二十年大平

宰相曾大悅值小雨乃與荏侶避雨僧舍中老僧深目高鼻坐蒲

輩指與語。下此者。頷之。而巴。晉撫。魏女。樂十人。皆是好女子。其尤者。為嬀。

為仙。二人尤蒙寵顧。科頭休沐。日事聲歌。一日念微。

時嘗得邑紳王子良。周濟我。今置身青雲。渠尚蹉跎仕路。何一引手。早旦一

疏薦為諫議。即奉俞旨。立行擢用。又念郭太僕。曾睚眦我。即傳旨。給諫及侍

御陳昌等。授以意旨。越日。彈章交至。奉旨。削職以去。恩怨了。頗快心意。

偶出却。嚮醉人。遠觸。鹵簿。即遣人。縛付京尹。立斃杖下。

無何而嬀。以次。組謝。朝夕。遐想。忽憶。曩年。見東家。女絕美。每思

購充。媵御。輒以。綿薄。違宿願。今。後。可以。適志。乃使。幹僕。教輩。強納

質于其家。俄頃。簾輿。昇至。則較。昔之。望見時。尤艷絕也。自願。生平。於。原斯足。

隱行其名
其例

又逾年朝士竊，似有腹非之者，然猶其各總為立伏馬曾六高情盛氣，不以置懷。因有款圖學士包拯上疏其畧曰：竊以曾某原一飲賭無賴市井小人，一言之合，滌膺聖眷，父紫兒朱，恩寵為極，不思捐軀摩頂以報萬一，反恣習臆，擅作威福。可之罪擢髮難數，朝廷名器居為竒貨，量缺肥瘠為價重輕，因而公卿將士盡奔走于門下，估計夤緣，儼如負販，仰息望塵，不可算數。或有傑士賢臣，不肯阿附，輕則置之間散，重則褫以編氓，甚且一臂不袒，輒^也鹿馬之奸，片語方干，遠竄豺狼之地，朝士為之寒心，朝廷因而孤立。又且平民膏腴，任肆吞食，良家女子強委禽妝，冷氣堯氛，暗無天日。以僕一到，則守令承顏，書丞一投，則司院枉法，或有廝養之兒，瓜

嘗之親出則乘傳風行雷動地方之供給稍遲馬上之鞭撻立至荼毒
人民怒隸官府。扈從所臨野無青草而某方矣。赫々怙寵無悔。召對方
承于闕下。萋菲輒進于君前。委蛇才退于自公。聲歌已起于後死。聲色
狗馬晝夜荒淫。國計民生罔存念慮。世上寧有此宰相乎。內外駭訛人情
洶々。若不急加斧鑕之誅。勢必釀成採荼之禍。臣搃夙夜祇懼。不敢寧處。
冒死列款。仰達宸聽。伏祈斷奸佞之頭。籍貪冒之產。上回天怒。下快輿
情。如果臣言虛謬。刀鋸鼎鑊。即加臣身。云云。疏上。曾聞之氣魄。悚駭如飲
冰水。幸而皇上優容。曲中不發。大繼而科道九卿。交章劾奏。即昔之拜明
牆稱假父者。亦反顏相向。奉旨籍家。充雲南軍。子任平陽太子。已差

心事甚

不空相

不空相

不空相

負前往提問。曾方聞言驚惶。旋有武士數十人帶劍探戈直抵內寢。視

其衣冠與妻並繫。俄見數夫運貨于庭。金銀錢鈔以數百萬。珠翠璫玉數

百斛。幄幕簾榻之屬又數千事。以至兒襁女烏道墜庭階。曾一視之。酸

心刺目。又俄而一人掠美妾出。披髮嬌啼。玉容無主。悲火燒心。含憤不敢言。

○俄樓閣倉庫已空。曾出監者牽頭羅曳。○而○大○妻吞聲

就道求一駟方車。少作代步亦不得。○回顧○斷續○道途○亦無○存○因妻○因涕○而行

十里外妻足弱欲傾跌。曾時以一手相攀引。又十餘里已亡困憊。○不○因○因欲見

高山直插霄漢。自憂不能登越。時挽妻相對泣。而監者矚日來窺。不容稍

停駐。又顧斜日已墜。無可投止。不得已參差蹙蹙而行。比至山腰。妻力已

左手抓髮。右手握踝。拋置鼎中。覺塊然一身。隨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徹于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萬計不能得死。約食時。鬼方以巨匕取曾出。復伏堂下。王又檢冊籍。怒曰。倚勢凌人。合受刀小。微鬼復捽去。見一山不甚廣濶。而峻削壁立。利刃縱橫。亂如密筍。先有數人。冒腸刺腹于其上。呼號痛楚之聲。慘絕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縮。鬼以毒錐刺腦。曾負痛乞憐。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擲。覺身在雲霄之上。暈然一落。刃交于胃。痛苦不可言狀。又移時。身軀重贅。刃孔漸濶。忽焉脫落。四支瓌屈。鬼又逐以見王。王命會計生平賣爵鬻名。枉法霸產。所得金錢几何。即有鬚鬚人持籌握筭曰。二伯二十一萬。王曰。彼既

事痛
耶喜
耶

耶

言何不
兄悔耶

耶

積來還令飲去少間取金錢堆階上如丘陵漸入鉄釜鎔以裂火鬼使
 數輩更相以杓灌其口流頤則皮膚晁裂入喉則臟腑騰沸生時
 患此物之少是時患此物之多也半日方盡王者令押去甘州為女行
 數符見架上鉄梁圍可數尺縮一火輪其大不知幾伯由旬焰生五采光
 耿雲霄鬼撻使登輪方合眼躍登則輪隨足轉似覺傾墜遍體生涼
 開眸自顧身已嬰兒而又女也視其父母則懸鶉敗烏土室之中瓢杖猶
 存心知為乞人子日隨乞兒托鉢腹饑然常不得一飽着敗衣風常刺
 骨十四歲鬻與顧秀才偕媵妾衣食粗足自給而家室悍甚日以鞭箠
 從事輒以赤鉄烙胃乳幸而良人頗憐愛稍自寬慰東鄰惡少年忽

踰垣來逼與私。乃自念前身惡孽被鬼責。今得復尔。於是大聲疾呼。
良人與孀婦盡起。惡少年始竄去。居無何。秀才宿諾其室。枕上喋方自
訢冤苦。忽震厲一聲。室門大闢。有兩賊持刀入。竟決秀才首。囊括衣物。
團伏被底。不敢復作聲。既而賊去。乃喊奔孀室。孀大驚相與泣。聽逆疑
妾以奸夫殺良人。因以狀白刺史。刺史嚴鞠。竟以酷刑定罪。案依律凌
遲處死。執赴刑所。胸中冤氣托塞。距踊聲屈。覺九幽十八獄無此黑黯
也。正悲號間。聞遊者呼曰。兄夢壓鬼耶。豁然而寤。見老僧猶跏趺座上。同
侶競相謂曰。日暮腹枵。何久酣睡。曾乃惓淡而起。僧微笑曰。宰相之占
驗。吾曾益驚異。拜而請教。僧曰。脩德行仁。火坑中有青蓮也。小僧何知。

烏曾勝氣而來不覺喪氣而返其間之想由此淡焉入山不知所終
異史氏曰福善禍淫天之常道聞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翰
躬盡瘁可知矣是時方寸中宮室妻妾無所不有然而夢固為妄想亦
非真彼以虛作神以幻報黃梁將熟此夢在所必有當以附之卽鄭之後
龍取水

俗傳龍取江河之水以為雨此疑似之說耳徐東痴南遊海舟江岸見
一蒼龍自雲中垂下以尾攪江水波浪湧起隨龍身而上遙望水光睽爛
濶于三足練移時龍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渠道皆平

小獵犬

山右衛中堂為諸生時厭冗搜徙齋僧院樹陰濃茂頗無車馬喧西苦

室中蟬虫蚊蚤甚多竟夜不成寢食後偃息在床忽一小武士首揮雉

尾身高兩寸許騎馬大如蜡臂上青鞵有鷹如蠅自外而入盤旋室中行

且駛公方凝注忽又一人入環亦如前腰束小弓矢牽獵犬如巨豸又俄頃步

者騎者紛々來以數百輩鷹犬數百臂犬數百頭有蚊蠅飛起縱鷹騰

擊盡撲殺之獵犬登床緣壁搜噬虱蚤凡罅隙之所伏藏嗅之無不出

者頃刻之間決殺殆盡公偽睡睨之鷹集犬竄于其身既而一黃衣人

着平天冠如王者登別榻繫駟葦茂間從騎皆下獻飛獻走紛集盈側

御鞞峰衛不知作何語無何王者登小鞞衛士倉皇各命鞍馬萬蹄攢

軍去羽

賦小言

谷而之

奇

奔紆如撒菽烟飛霧騰斯須散盡公歷々在舛駭恍不知所由踴履外
窺渺無跡响返身周視都無所見惟遺壁磚上一細犬徧徂墻腰磚線公急捉
之且馴置硯匣中反翁復瞻玩毛極細茸項上有小環飼以飯顆一嗅輒棄
去躍登床榻尋衣縫齧殺織虱旋復來伏卧逾宿公疑其已往視之則
盤伏如故公卧則登床筭頁遇虫輒歎斃蚊蠅無敢落者公愛之甚于拱
壁一日晝寢犬潛伏身畔公醒轉側壓于腰底公覺有物固疑是大急起
視之已溷而死如紙剪成者然自是壁虫無唯類矣

碁鬼

揚州督同將軍梁公辭組鄉居日携碁酒游翔林丘問會九日登高興

客奕忽有一人來逡巡局側睨玩不去視之面目寒儼鷄結烏然
而意態温雅有文士風公禮之乃坐亦殊樵謙公指碁謂曰先生當必
善此何勿與客對壘其人遜謝移時始即局終而負神情懊熱若不
自己又着又負益慚憤酌之以酒不飲惟曳客奕自晨至于日昃不
遑漫溺方以一子爭路兩互喋聒忽書生離席悚立神色慘沮少間屈

向公座頓顙
兩字敗字皆誤

公座敗顙乞救公駭疑起扶之曰戲耳何至是書生曰乞付囑圍

人勿縛小生頸公又異之問圍人誰曰馬成先是公圍役馬成者走無常
十數日一入幽冥捫牒作勾役公以書生言異遂使人往視成則僵卧已二
日矣公乃叱成不得無禮暫然問書生即地而滅公嘆咤良久乃悟其鬼

越日馬成寤公曰詰之成曰書生湖襄人癖嗜奕產蕩盡父憂之閑置齋中輒踰垣出竊引空處與奕者狎父聞詰嘗終不可制止父憤悒賁恨而死閔摩王以書生不德促其年壽罰入餓鬼獄于今七年矣會東嶽鳳樓成下牒諸府徵文人作碑記王出之獄中使應公自贖不意中道遷延大愆限期嶽帝使直曹問罪于王怒使小人輦羅搜之前承主人命故未敢以縲紲繫之公問今日作何狀曰仍付獄吏永無生期矣公嘆曰癖之悞人也如是夫 異史氏曰見奕遂忘其死及其死也見奕又忘其生非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哉然癖嗜如此尚未獲一高着徒令九泉下有長生不死之奕鬼也可哀也哉

老嫗

正德間人 投

廣平馮生少輕脫縱酒卅二十餘年鼓偶有事于姻家昧爽而行遇一

偶

少女著紅帔容色娟好從小奚奴踴露奔波履襪沾濡心竊好之薄暮醉

歸道側故有蘭若久蕪廢有女子自內出則向麗人也忽見生來即轉身

入陰念麗者何得在禪院中繫馱于門往覘其異入則斷垣零落階上細草

如毯傍徨問一班白叟出衣帽整潔問客何來生曰偶過古刹欲一瞻仰翁

何至此叟曰老夫流寓無所暫借此安頓細小既承寵降有山茶可以當酒

乃肅賓入見殿后一院石路光明無復蓁莽入其室則簾幌床幙香霧噴

人坐展姓字云蒙叟姓辛生乘醉遽問曰聞有女公子未遭良匹竊不自

搗頰以鏡台自獻。辛笑曰：容謀之荆人，生即索筆為詩曰：千金覓玉杵。

字 寤殷勤手自將。雲英如有意，親為擣元霜。主人胡廬面，笑頰付左右。少

間有與辛耳語。辛起曰：客耐坐，而道更道。暮入隱約三數語，即趨出。

生意必有佳報，而辛乃坐啜噉，不復有他言。生不能忍，問曰：未審君之意。

旨辛釋疑，抱辛曰：君卓犖士，傾風已久，但有私衷，所不敢言耳。生固請之。

辛曰：弱息十九人，嫁者十有二，醮命任之荆人，老夫不與焉。生曰：小生祇要

得令領朝小妾，奴帶露行者。辛不應，相對嘿然。聞房內嚶嚶，膩語依稀，有

一紅衣人在，生乘醉，寒簾曰：仇儂既不可得，當一見顏色，以消吾憾。內閣

鈎動，群立愕頰，果有紅衣人。衣未淡紅者，振袖傾鬟，妍都雅望見生入，遍室

張皇幸怒命數人梓生出酒愈湧上倒幕無中瓦石亂落如雨幸不着
卧移時聽駝子猶齧草路側乃起跨駝踉蹌而行夜色迷惘候入澗谷
奔鴟叫豎毛寒心踟躕四顧并不知其何所還望蒼林中燈火明滅疑必
村落竟馳投之仰見高閣以策樞門內有問者曰何處即君半夜來此生
以失路告問者曰待達主人坐累足鵲竦忽聞振管闐扉一健僕出代客祝
駝生入見室甚華好堂上張燈火少坐有婦人出問客姓氏生以告踰刻
青衣數人扶一老姬出曰郡君坐生起立肅身欲拜姬止之坐謂生曰爾
非馮雲子之孫耶曰然姬曰子當是我彌生若身鐘漏並歇殘年向盡骨
肉之間殊所乖濶生曰兒少失怙與我祖父處者十不識一焉素未拜省

去姑
翁為
弟非

乞便指示。嫗曰：子自知之。生不敢復問。坐對懸想。嫗曰：甥深夜何得來此？生
胆力自矜，謝遂一。歷陳所遇。嫗笑曰：此大好事。况甥名五，殊不玷于妯娌。野狐
精何得強自高。甥勿慮。我能為若致之。生稱謝。唯。嫗領左右曰：我不知
辛家女兒。遂如此端好。青衣人曰：渠有十九女，都翩翩有風格。不知官人所
聘。行幾。生曰：年約十五餘矣。青衣曰：此是十四娘。三月間曾從阿母壽。即
君何忘却。嫗笑曰：是非刺蓮瓣為高。腰窈以香肩蒙紗而步者乎。青衣
曰：是也。嫗曰：此婢大會作意弄媚巧。然果窈窕。阿甥賞鑒不謬。即請青衣
曰：可遣小狸奴喚之來。青衣應諾。去移時入。白呼得辛家十四娘至矣。旋
見紅衣女子望嫗俯拜。嫗曳之曰：後為我家甥婦。勿得修婢子禮。女子起。

不

婢子而立。紅袖低垂。烟相。姬理其鬢髮。捻其耳環。曰：十四娘近在
 閨中作麼生。女低應曰：聞來只挑繡。回首見生。羞縮不安。姬曰：此吾甥也。
 盛意與兒作姻好。何便教迷途。終夜竄谿谷。女悅。首無語。姬曰：我喚汝
 非他。欲為阿甥作伐耳。女嘿而已。姬命掃榻展衾褥。即為合卺。女覲
 然曰：還以告之父母。姬曰：我為汝作冰。有何舛謬。女曰：即君之命。父母當不
 敢違。然如此草。婢子即死不敢奉命。姬笑曰：小女子志不奪。真吾甥婦
 也。乃拔女頸上金花一朵。付生曰：收之。歸家檢曆。自有良辰。良辰
 也。便與耳乃使青衣送女去。所遠雞已唱。遣人持驢送生出數步外。款一
 回頭。則村舍已火。但見松楸濃黑。蓬顆蔽塚而已。定想移時。乃悟其處

命 謂吉

為之

為薛尚書墓薛故生祖母弟故相呼以甥心知遇鬼然不知十四娘何人
咎嗟而歸漫檢曆以待之而心甚恐鬼約難恃再往蘭若則殿宇荒
涼無復及問之居人往寺中往見狐狸云惟念自及若得孤婦自佳至
日除舍掃途翹足凝待更僕眺望夜半猶寂生輾轉不能及才心著中項
之門外詳然跣履出窺則綉憶已駐于庭雙環扶女坐青庐中妝奩亡無
長物惟西長鬣奴扛一撲滿大如甕息肩置堂中生喜得麗偶如湘耐
不得立不疑其異類問女曰一死鬼歸家何帖服之甚女曰薛尚書今
作五劫巡環使數百里鬼私皆備扈從故歸墓時常少生不忘蹇修翼
日往祭其墓歸見二青衣持貝錦為賀問之亦竟委几上而去生以

告女。視之曰：此郡君物也。邑有焚銀臺之公子，少與生共筆硯，相狎投
問，生得孤婦，餽遺為饒，即登堂稱觴。越數日，又折簡來招飲。女聞，謂生
曰：曩公子來，我穴壁窺之，其人猿睛而鷹隼，不可與久居也。宜勿往。生
諾之。翼日，公子造門，問負約之罪，且獻新什。生笑曰：公子大慙，不
懼而散。生歸，笑述于房。女恠然曰：公子豺狼，不可狎也。子不聽吾言，將及于
難。生笑謝之。後與公子輒相謔。噫！前却漸釋，會提學試。公子第一，生第二。
公子沾沾自喜，走侔來邀生飲。生辭，頻招乃往。至則知為公子初度客。從
滿堂列筵甚盛。公子出試卷示生，親友疊肩嘆賞。酒數行，樂奏作于堂。
鼓吹僮儂，賓主甚樂。公子忽請生曰：諺云：場中莫論文。此言今知其謬小。

生所以忝出君上者以起處教語畧高一籌耳。公子言已。座盡。楚生醉不能忍。大笑曰。君到于今尚以為文章。至是耶。生言已。一座盡。楚生醉氣結不能言。客漸去。生之道。其醒而悔之。因以告女。女不樂曰。君誠痴曲之僕子也。輕薄之態。施之君子則喪吾德。施之小人則殺吾身。君禍不遠矣。我不忍見君流落。請從此辭。生懼而涕。且告之悔。女曰。如欲我留。當從今閉戶絕交遊。勿浪飲。如卿生謹受教。十四娘為人勤儉。洒脫。日以絀織為事。時自歸寧。未嘗踰夜。又時出金泉作生計。日有贏餘。輒投撲滿。杜門。凡有造訪者。輒囑蒼頭謝去。一日楚公子馳函來。女焚熟。不以聞。翼日出。弟于城邊。公子于喪者之家。捉臂苦邀。生辭以故。公子使圍人挽轡。擁梓

以行至家立命洗腆。繼辭風退。公子避。遮無已。出家姬彈箏為樂。生素
不羈。向閉置庭中。顏覺悶損。忽逢劇飲。興頓豪。無復縈念。因而酣醉。
顏卧席間。公子妻阮氏。最悍妬。婢妾不敢施脂澤。日前婢入齋中。為阮掩
執。以杖擊首。腦裂立斃。公子以生嘲慢。故啣生。日思所報。遂謀醉以酒而誣
之。乘生醉寐。扛尸床間。合扉徑去。生五更醒解。始覺身卧几上。起尋枕榻。則
有物臙然。紕祥步履。摸之。人也。意主人遣僮伴睡。又楚之不動。舉木而殮。天駭。
出門怪呼。廝役盡起。執之。見尸。執生怒。問公子出驗之。母曰。我符尔不薄。
何速逼奸殺婢。生有中藥。以自明。乃嘆由悔。不听妻言。以至于此。執送廣
平。隔日十四娘始知。潜然曰。早知今日矣。因按日以金錢道生。見府尹無理。

可伸朝夕榜掠皮肉盡脫女自詣問生見之悲氣塞心不能言說女甲由

貽伊戚復然南誰今日網羅張清隋知福併已深林勸令舍誣服以免刑焉或有生時徒受摧

殘牛復何立生泣听命女還往之間人咫尺不相窺歸家咨恍遽遣婢子去

獨居數日又托媒媪購良家女名祿兒年已及笄容華頗麗與同寢食撫

愛異于羣以生被狀用度華繁幸餘漸不自給幸婢食貧然團團資

本未嘗十日缺生認慢殺擬絞蒼頭得信歸慟述不成聲女聞坦然若

不介意既而秋決有以女始皇之賤動畫去女來無停履每于寂所於色

悲哀至損眠食一日晡孤婢忽來女頓起相引屏語出則笑色滿容

料理門戶如平時翼日蒼頭至獄生寄語娘子一往永訣蒼頭復命女漫

應之亦不愴惻。殊落之置之。家人竊議其忍。忽道路沸傳。楚銀台車爵。

平陽觀察奉持旨。治馮生案。蒼頭聞之。喜告主母。女亦喜。即遣入府探。

視。則生已出獄。相見悲喜。俄捕公子至。一鞠盡得其情。生立釋。寧家歸。

見閨中人。泫然流涕。女亦相對愴楚。悲已而喜。然終不知何以得達上聽。

女笑指婢曰。此君之功臣也。生愕問故。婢由初奉先是遣婢。姐命赴燕都。欲達前。遂遣。

為官子案生。陳亮婢至則。意宮中都有神明守護。徘徊御溝間。數月不得入婢。

恐俱事。誤疑婢。方欲歸謀。忽聞今上將幸大同。婢天子乃預往。偽作流妓。上至柵極。

蒙翫。着疑。預謂疑。不似風塵人。或婢乃垂泣。上問有何冤苦。婢對。妾原籍隸。

廣平生員馮某之女。父以冤獄將死。遂鬻妾柵中。上恻然。賜金百兩。

臨行細問。願末以紙筆記姓名。且言欲與婢以此情告生共富貴。婢言但得父子團聚。

不願華臉也。上頷之。乃去。生急拜。復側泪背。双焚。居無凡何。女忽謂生曰。

妾不為情緣。何處得煩惱。君被逮時。妾奔走戚眷間。並無一人可代一謀。

者。尔時酸衷。誠不可以告。想今視塵俗益磨。我已為君蓄良偶。可從此

別。生聞。因驚泣伏不起。女乃止。夜遣祿兒侍生寢。生拒不納。朝視十四婢容

光頓減。又月餘。漸以衰老。半載。黯黑如村媪。生敬之終不替。女忽復言別。且

曰。君自佳侶。安用此鳩盤為。生哀泣如前日。又踰月。女暴疾。絕食飲。羸卧

閨闥。生侍湯藥如奉父母。巫醫無靈。竟以溘逝。生悲怛欲絕。即以婢賜

金為營齋葬。數日。婢亡。去。遂以祿兒為室。逾年。舉一子。然比歲不登家。益

落朝才天妻無計對影長愁忽憶堂前撲滿水能撲面常見十四娘投錢于中不知

尚在否近臨之則鼓具盞盞羅列殆滿頭置去箸探其中堅不可入撲

而碎之甬堵物傾金錢盞而出百千且連夫始狂喜御旁頓大充裕後蒼

頭至太華遇十四娘乘青驃婢子跨蹇以從問馮郎安否且言致意主人我已

名列仙籍矣言訖不見 異史氏曰輕薄之詞多出于士類此君子所

悼惜也余嘗冒不韙之名言寃則已迂然未嘗不刻苦自勵以免附于

君子之林而禍福之說不與焉若馮生者一言之微幾至殺身苟非室有

仙人亦何能解脫囹圄以再生于當世耶可懼哉

白蓮教

白蓮教某者山西人忘其姓名大約徐鴻儒之徒左道惑衆慕其術者多
師之某一日將他往堂中置一盃又一盃覆之囑門人坐守戒勿啟視去
後門人啟之視盃貯清水上編草為舟帆檣具焉異而撥以指隨手傾
側急扶如故仍覆之俄而師來怒責何違吾命門人立白其無師曰遭
海中舟覆何得欺我又一夕燒巨燭于堂上戒恪守勿以風滅漏二滴
師不至儼然而殆就牀暫寐及醒燭已竟滅急起爇之既而師入又責
之門人曰我固不曾睡燭何得息師怒曰違使我暗行十餘里尚復云
云耶門人大駭如此奇行種々不勝書後有愛妾與門人通覺之隱而
不言遣門人伺承門人入園立地化為承某即呼屠人殺之貨其肉

人無知者門人父子以不歸過問之辭以久弗至門人家諸處探訪絕無
消息有同師者隱知其事洩諸門人父門人父告之邑宰恐其道不
敢捕治達于上官請甲士千人圍其第妻子皆就執閉置樊籠將以解
都途經太行山中出一巨人高與樹等目如盞口如盃身長尺許兵士愕
立不敢行某曰此妖也吾妻可以却之乃如其言脫妻縛妻荷戈往巨人怒
吸吞之衆愈駭某曰既殺吾妻是須吾子乃復出其子又被吞如前狀衆
各對觀莫知所為某泣且怒曰既殺我妻又殺吾子情何以甘然非某自往
不可也衆果出諸籠授之刃而遣之巨人盛氣而逆格闕移時巨人孤攫
入口伸頸咽下從容竟去

雙燈

魏運旺益都之益泉人，故世族大家也。後式微，不能供讀，年二十餘廢學。就岳業醮，一夕魏獨卧酒樓上，忽聞樓下踏蹴聲，魏驚起，悚听，聲漸近，尋梯而上，步之繁响，無何，雙婢挑燈已至榻下。後一年，少書生，導一女，即近榻微咲，魏大愕怪，轉知為狐，髮毛森豎，俯首不敢睨。書生咲曰：君勿見猜，舍妹與有前因，便合奉事。魏視書生錦貂炫目，自慙形穢，覩顏不知所對。書生率婢子遺燈，竟去。魏細瞻女郎，楚之若仙，心甚悅之，然慚作不能作游語。女郎顧咲曰：君非抱本頭者，何作措大氣？遽近枕席，煖手於懷。魏始為之破顏，將袴相嘲，遂與狎昵。曉鐘未發，雙鬟即來引去，復訂夜約。

至晚女果至，咲曰：痴郎何福，不費一錢，得如此佳婦。夜，自投到也。魏喜，無人置酒與飲，賭藏枚。女子什有九贏，乃咲曰：不如妾約枚子，君自猜之中，則勝，否則負。若使猜妾，君當無贏時。遂如其言，通夕為樂。既而將寢，曰：昨宵衾褥瀟冷，令人不可耐。遂喚婢，襪被，未展布榻間，綺縠香奩。頃之，緩帶交偎，口脂濃射，真不教漢家溫柔鄉也。自此遂以為常。後半年，魏歸家，適月夜與妻話，寤間忽見女，即華妝坐牆頭，以手相招。魏近就之，女援之踰垣而出，把手而告曰：今與君別矣，請送我教武，以表半載綢繆之義。魏驚叩其故，女曰：姻緣自有定數，何待說也。語次至村外，前婢挑双灯以待，竟赴南山登高處，乃辭魏言別。魏留之不得，遂去。魏佇立傍。

徑遙見双灯明滅漸遠不可觀快鬱而反是夜山頭灯火村人悉望見之

捉鬼射狐李公

李公著明雅字全襟卓先生公子也為人豪爽無餒怯為新城王季良先生
內弟先生家多樓閣往往親怪異公常暑月寄宿愛閣上晚涼或告之異
公咲不听固命設榻主人如請囑僕輩伴公寢公辭言喜狃宿生年不
解怖主人乃使炷息香于妒請社何趾始息烛覆扉而去公即枕移時
于月色中見几上茗甌傾側旋轉不墮亦不休公吐之鏗然立止即若有
人拔香炷炫搖空際縱橫作花綵公起叱曰何物鬼魅敢尔裸褐下榻
款就捉之以足覓床下僅得一履不暇冥搜亦足搗搖處炷預掉燼竟寂

無兆公俯身遍摸暗徹忽一物騰擊頰上覺似履扶索之亦殊不得乃
啟覆下樓呼從人藝火以燭空無一物乃復就寢既明使數人搜履翻
席倒榻不知所在主人為公易履越日偶一仰首見一履夾塞椽間批
撥而下則公履也公益都人僑居于淄之孫氏第。綦閣皆置閑曠
公僅居其半南院臨高閣止隔一堵時見閣扉自啟閉公亦不置念偶
與家人話于庭閣門開忽有小人面北而坐身不盈三尺綠袍面白襪
衆指顧之亦不動公曰此狐也急取弓矢對閣欲射小人物見之啞作柳
榆聲遂不復見公挺刀登閣且罵且搜竟無所覩乃返異遂絕公居數
年安妥無恙公長公友三為余姻家其所目覩觸異史氏曰予生也晚未

得奉公杖屨然聞之父老大約慷慨剛毅丈夫也現此二事大概可觀
然中存鬼狐何為乎哉

塞債債又

李公著明慷慨好施鄉人^某車傭居公室其人少游惰不能操農業
家屢貧然小有技能常為役物務每賚之厚時無晨炊向公哀乞公
輒給以升斗一日告公曰小人日受厚恤三四口幸不殍餓然曷可
以久乞主人貸我菽豆一石作資本公忻然~~甲~~能刻書作生計本好事
主命授之身負去年餘一無所償及問之豆質已蕩然矣公憐其貧亦
置不索公讀書于蕭寺後三年餘忽夢^某卓來^其問^其對曰小人員主人豆

直今來投償公慰之曰若索爾償則平日所負欠者何可算教卓慨然

曰固然凡人少有所為而賜人千金可不報也若無端受人資助升斗

且不容昧况其多哉言已竟去公愈疑既而家人白公夜牝駟產一駒

且修偉其忽悟曰得勿駒為丰車耶越數日歸見駒戲呼丰車駒奔赴

如有知識自此遂以為名公乘赴青州衛府內監見而悅之願以重價

購之議直未定適家公以家中急務不及待遂歸又逾歲駒與雄馬同檻

斫折脛骨不可療有牛醫至公家見之謂公曰乞以駒赴付小人朝夕

療養需以歲月萬一得痊得直與公子剖分之公平視有視而廢物遂

如所請後數月牛醫售駒忽來曰駒已售得錢千八百教以羊敵公公受錢

頓悟其數適符豆價也噫昭之之債而冥之之債此足以勸矣

頭滾

蘓孝廉大員下封公晝卧見一頭從地中出其大如斛在床下轉不已驚而中疾遂以不起後其公就傷婦有罹殺身之禍其兆於此耶

鬼作筵

杜秀才九畹內人病會重陽為友人招作茱萸會早興盥已告妻所往妻申尔自去來家中有一鬼章可以始顧杜冠服欲出忽見妻憤昏若與人言杜異之就問卧榻妻輒見呼之家人心知其異時杜有母柩未殯疑其灵爽所憑杜祝曰得勿吾母耶妻罵曰畜產何不識尔父杜曰既為吾

父不勝他人也何乃歸家謝崇兒婦妻呼小字曰我尚為兒婦來何反

怨恨兒婦應即死有四人來勾致首者張懷玉我萬端哀乞甫能得允

遂我許小醜送便宜付之杜如言于門外焚錢紙妻又言曰四人去矣彼

不忍遮吾面目三日後當治具酬之尔母老龍鍾不能料理中饋及期尚

煩兒婦一往杜曰幽明殊途安能代庖望父恕宥妻曰兒勿惧去：即復

返此為渠事當毋憚勞言已申盡此早去妻即冥然良久乃甦杜問所

言茫不記憶但曰適見四人來欲捉我去幸阿翁哀請且解囊賂之始去

我見阿翁雖祇尚餘二錢欲竊取一錢來煎糊口計翁窺見叱曰尔欲何

為此物豈尔所可用耶我乃歛衽未敢動杜以妻病葦疑信未半越三日

方笑語聞忽睜目久之語曰尔婦暴貪曩見我白金便生覬覦細糸六四

故亦不足慮怪將以婦去為我敦庖務勿慮也言甫畢奄然竟斃約平日許始醒告杜曰適阿翁呼我去謂曰不用尔搯作我烹調自有人祇須堅坐指揮足矣我冥中喜豐滿諸物饌都覆器外切宜記之我諾至厨下見一婦搯刀砧于中俱紺帔而綠緣之呼我以嫂每盛炙于簋必請覘視曩四人都筵中進饌既畢酒具已列器中翁乃命我還杜大愕異每語同人

胡相公

葉蕪張虛一者學使張道一之仲兄也性豪放自縱聞邑中某氏宅為狐狸所居敬懷刺往謁莫一謀休律由投刺隙中移時扉自闢僕者

大愕却舉張肅衣敬入見堂中几榻宛然而聞寂無人遂揖而祝曰
小生齋宿而來仙人既不以門外見作何不竟賜光霽忽聞虛室中
有人言曰勞君枉駕可謂^{誠足}然足音矣請坐賜教即見兩座自移相向甫
坐即有鏤漆殊盤貯双茗醖懸目前各取對飲吸漉有聲而終不見其人
茶已斷絕之以酒細審闕官曰弟^姓胡氏于行為四^{相公}曰從人所呼也於是酬
酢議論意氣頗洽鱉羞鹿脯雜以薌蓼進酒行炙者似小輩甚夥酒
後頗思茶意終少動香茗已置几上兀有所思無不應念而至張大悅盡
醉始歸自是三教日必訪胡亦時至張家並如主客往來禮一日張
問胡曰南城中巫媪日托狐神漁病家利不知其家狐君識之否胡曰彼

妾耳實無狐少間張起溲溺聞也小語曰適所言南城狐巫未知何如人
小人欲從先生往現之煩一言請于主人張知為小狐乃應曰諾即席而
請于胡曰我欲得足下服役者一二輩往探狐巫敬請君命狐固言不必張
言之再三乃許之既而張出馬自至如有控者既騎而行狐相語于途謂
張曰後先生于道途間覺有細沙散落衣襟上便是吾輩從也語次進
城至巫家見張至咲送曰貴人何忽得臨張曰聞尔家狐子大靈應果
否巫正容曰若箇蹠蹠語不宜貴人出得何便言狐子恐家花妙姝不懂
言未已空中發羊磚來中巫臂踉蹌欲跌驚謂張曰官人何得拋擊老
身也張咲曰婆子盲也凡曾見自己額顱破寃誣袖手者巫錯愕不知所

出正回感問又一石子落中巫顛履穢泥亂墮塗巫面如鬼惟哀號乞命
張請恕之乃止巫急起奔遁房中閣戶不敢出張呼與語曰尔狐如我狐
否巫惟謝過張抑斗且仰首望空中戒勿傷巫始陽而出張咲諭之乃
還由是每独行于途覺塵沙淅然則呼狐語輒應不訛虎狼暴客恃
以無恐如是年餘愈與莫逆嘗問其甲子殊不自記憶但言見黃巢及
猶如昨日一夕共話忽墻頭蕪然作响其聲甚厲厲張異之胡曰此必家
兄張言何不邀來共坐曰曰伊道業頗遠祇好攬得西頭鷄啗便了足
耳張謂狐曰交情之好如吾兩人可云無憾終未一見顏色殊囑恨事胡
曰但得交好足矣見面何為一日置酒邀張且告別問將何往曰弟陝中產

將歸去矣。君每以對面不覿為恨。今請一識數歲之友。他日可相認耳。張
四顧都無所見。胡曰：君試開寢室門。則弟在焉。張如其言。推扉一覷。則內
有美少年。相視而笑。衣裳楚楚。眉目如畫。轉瞬之間。不復覩矣。張反身而行。
即有履聲藉。隨其後。曰：今日釋君憾矣。張依戀不忍別。胡曰：離合自有數。
何容介。乃以巨觥勸酒。飲至中夜。始以紗燭導張歸。及明。往探則空房冷
落而已。覆道一先生為西州學使。張清貧。猶昔。因往視。弟願望頗奢。月餘
而歸。甚適。初意咨嗟。馬上嗒喪若偶。忽一少年騎青駒。踣其後。張回顧見。裘
馬甚麗。意甚騷雅。遂與語。問少年察張不豫。詰之。張因歛歛而告。以故。少年亦
為慰藉。同行里許。至歧路中。少年乃拱手別。曰：前途有一人寄君故人一物。乞啖納。

也。復欲詢之馬。馬遙去。張莫解所由。又二三里許。見一蒼頭持小篋于馱于馬前。曰胡四相公。敬致先生張。豁然頓悟。授而開視。則白鏹滿中。及顧蒼頭。已不知所之矣。

念秧

異史氏曰。人情鬼域。所在皆然。南北樹欄。其害猶烈。如強弓怒馬。禦人于國門之外者。夫人而知之矣。或有剽囊刺橐。搜貨于市。行人回首。財貨已空。此非鬼域之尤者也耶。乃又有萍水相逢。甘言如醴。其來也漸。其入也深。悞認傾蓋之交。遂罹喪資之禍。随机設阱。情狀不一。俗以其言辭浸潤。名曰念秧。今北途多有之。遭其害者尤衆。余鄉王子嬰者。邑諸生。有族先生在都。為旗籍。太史將往。

將往探訊。沿水北上。出濟南。行數里。有一人跨黑衛。馳與同行。時以問語相引。
王頗與問答。其人自言張姓。為棲霞隸。被令公差赴都。稱謂橋輿祇奉
殷勤。相送數十里。約以同宿。王在前則策蹇追及。在後則止候。道左僕疑
之。因厲色拒去。不便相送。張頗自慙。揮鞭遂去。既暮。休於旅舍。偶步門庭。
則見張就外舍飲。方驚為疑。問張望見王。垂手拱立。譙若厮僕。稍問訊。
王亦以執事適相值。不為疑。王僕終夜戒備之。雞既鳴。張來呼與同行。
僕叱絕之。乃去。朝曦已上。王始就道。行半日。詎前一人跨白衛。由東至。四十
已采衣帽整潔。無首寒。分脫衣欲隨。或先之。或後之。因循十數里。王怪
問。彼何作。致送頓乃爾。其人問之。極慙。欠伸言。我青苑人。許姓。臨淄之高祭。

是我中表家兄設帳於官署我往探省少獲餽貺今反旅舍悞同舍袂者
宥驚惕不敢交睫遂致白晝迷惘王故問舍袂何誌許曰若客時少未
知險詐今有匪類以甘言誘行旅為緣與同休止因而乘機騙騙昨有
葭莩子親以此喪道芥音等以官軍警備王頌之先是臨浦亭與王有
舊王曾入其幕識其門客果有許姓遂不佞疑因道溫涼無謂其兄
况許約暮共主人王諾之僕終疑其偽陰與主人謀遲吾不進相天道
亦異日二卓午又過一少年可十六七騎健驃冠服秀慙貌甚都同
行久之未嘗交一言日既西少年忽言曰前去屈律店不遠矣王微應之
少年因咨嗟歎歎如不自勝王喜致詰問少年嘆曰僕江南金姓三年膏

火異博一第不圖竟落孫山家兄為都中主政遂載細小來真得珠
遺生平不習跋涉操而塵沙使人癢惱因取紅巾拭而嘆咤不已聽
其語搭南音嬌婉若女子王心好之稍慰藉少年曰適先馳出眷不久望
不來何僕輩亦無定者日已將暮奈何遲晉晤望行甚後王遂先驅相
去漸遠晚投旅邸既入舍則壁下一床先有客解裝其上王問主人即有一
人入携之而出曰但請安坐當即移他所王視之則許也王止與同舍許遂止
因與坐談少間又有携裝入者見王許在舍返身遂出曰已有客在王審
視則途中少年也王未言許忽起曳晉之少年遂坐許乃展阿和族少
年又以途中言為許者俄頃解囊出資堆案醴重秤兩餘付主人囑治

肴酒以供夜話。二人爭勸止之，卒不聽。俄而酒吳並陳。廷門少年論文甚
風雅。王問江南闈中題。少年悉告之，且自誦其承破及篇中得意之外言。
已意甚不平，共扼腕之。少年又以家口相失，仗無僅役，患不解，擿王
因命僕代揖。坐豆，少年深感謝，居無何，忽蹶然曰：生平寒濕出門，亦無
好況。昨夜迎旅，與魯人居，擲骰叫呼，聆耳沸心，使人不眠。南音呼骰為塊。
許不解，因問之。少年摹其狀，許乃笑於橐中，出色一枚曰：是此物否？
少年諾。許乃以乞為令，相歡飲。酒既闌，許請共擲。贏一東道主。王辭
不能許，乃與少年相對呼盧。又隍囑王曰：后勿漏言。密公子頗充裕。
年又雖未必深解五木訣，我贏此，汝明當奉屈身。二人乃入闈，會旋。

聞韓賄甚劇王潛窺之見棲霞隸亦在其中大疑展余自臥又移時衆
共拉王賄王堅辭不能許願代韓帶罪王又不肯遂強代王擲少間就榻
報王曰汝贏幾等笑王睡夢應之忽數人排闥而入番語啾啾首者言
佟姓為旗下選捉賄者時賄禁甚嚴各大惶恐佟大聲嚇王亦笑更
旗號相抵佟怒解與王叙同籍笑請漫博為戲衆果漫賭佟亦賭王
謂許曰勝負我不預聞但願睡無相困許不聽仍往來報之阮散局各
計券馬王負欠頗多佟遂搜王裝索取償王憤起相索金捉王解陰
告曰汝都匪人其情叵測我輩乃文字交無不相顧適局中我贏淨如
于數可相抵此當取償許君者今請易之便令許償佟君償我弗過斬掩

人耳目過此仍以相還終下然以道義之友遂實取君儻印王放長厚亦遂
信之少年出以相易之謀若終乃對衆發王裝物伍入已索終乃轉索許
張而去少年遂裸被來與王連枕衾褥皆精美王亦招僕人卧榻上各
嘿然安枕久之少年故作轉側以下體暄就僕移身避之少年又近就之膚
着肢際滑膩如脂僕心動試與狎而少年肢勤甚室氣息喘動王頭聞之
雖甚駭怪而終不疑其有他也昧與少年即起促與早行且云君寒衣被
殆皮所寄物前途請相授耳王尚無言少年已加裝登騎王不得已從之
驛行駛去漸遠王料其前途相待初不為意因以夜聞所聞問僕者言告
之王始驚曰今被念袂者騙矣焉有宦宦君子而毛遂於圍僕又轉念其

談詞風雅非空袂者所能急追數十里踪跡殊不始悟張許俱其一
黨一局不行又易一局務求其必入也償責易裝已伏一扁賴之機設其
携裝之計不行亦必執前說實卷奪而去為數十金要銀數百里恐僕發其
事而以身交歸之其術亦苦矣後數年而有吳生之事

邑有吳生字安仁三十歲偶獨宿空廡有秀才來與談遂相知悅
一小奴鬼頭亦與吳僮報兒善久而知其為狐吳遂遊必與俱同室中
人不能睹吳客都中將旋里聞王生遭含袂之禍因戒僮警備狐笑
言勿復此行無不利空涿一人繫馬坐烟肆表服濟楚見吳過亦起趨
乘從之漸與吳語自言山東黃姓提堂戶部將東歸且喜同途不孤寐

於是吳止亦止母共食必代吳償直吳陽感而陰疑之私以阿狐但言
不妨吳意乃釋及晚同尋寓所先有美少年坐其中黃入與拱手為
禮喜問少年何時離都答云昨日黃逆拉與共寓向吳曰此史即我中
表弟亦文士可佐君子談騷雅使話富不寒落乃出金此買治具共飲
少年風流蘊藉遂與吳大相愛悅飲間輒目示吳作觴斝罰黃強
使釀鼓掌作笑吳亦益悅之既而史與黃謀博賭共牽吳去遂各出
囊金為質依囑報兒情鎖板扉囑吳曰倘聞人喧但寐無吼吳諾
吳母擲小注則輸大注輒贏更餘計得二百金史黃錯費表岳歷議墮
其為忽聞楸門聲甚厲吳急起投包於火蒙被假卧久之聞主人覓

鑰不保破扁起鬪有數回。入搜捉博者史黃並言無有一人竟捋吳
被指為賭者吳叱咄之教人強掠吳裝方不能與之搏拒忽聞門外
輿馬嘶殿聲吳急出喝呼衆始惧曳入之但求可聲吳乃泛容苞苴
付主人鹵簿既遠衆乃出門去黃與史共作驚喜狀取以覓寢黃
命史與吳同榻吳以腰索置枕頭方命被而睡無何史落吳衾裸體
入懷小語曰愛兄窟落願泛交好吳心知其詐然計亦良得遂相保
抱史極力周奉不料吳固偉男大為鑿衲嘯呻殆不可任竊衣免
吳固求託賈子捫之血沈漂杆矣乃釋令婦及明史憊不能起托
言暴病但請吳黃先發吳臨別贈金為藥解之費途中語狝乃知

夜來國薄比狐為也黃於途蓋謫事吳暮後同舍斗室甚隘僅容
一榻頗安潔而吳狹之黃曰此卧兩人則隘若自卧則寬何妨會已徑去
吳亦喜獨宿可接狻友坐良久狻不安倏聞壁上小扉有微指彈
聲吳拔關探視一少女艷妝遂入自扁門出向吳展笑任麗如仙吳
喜致研詰則王人之子婦也遂與狻大相愛悅女忽潛悲泣下吳驚問
之女曰不敢隱匿妾實主人遣以餌君者曩時入室即被掩執不知今
宵何久不至又嗚咽曰妾良家女情所不昧今已傾心於君乞垂拯救吳
聞疑俱計無所出但遷遷去女惟俛首泣忽聞黃與主人推闥而沸但
聞黃曰我一路祇奉謂汝為人何遂誘我弟室吳惧過女乞去聞壁扉外

有騰擊聲。吳倉卒汗如流。潘女亦伏泣。又聞有人勸止。主人主人不聽。推門愈急。勸者曰。請問主人意。將胡為如哉。殺耶。有我等客數輩。不坐視。亮暴如兩人中有一逃者。抵罪安所辭。如欲質之公。度耶。惟簿不修。適以取辱。且尔宿行旅。明二陷詐。安保女子無異言。主人張目不能語。吳聞竊感佩。而不知其誰。初肆門將閉。即有秀才共一僕來就外舍宿。携有香醞。適酌同舍。勸黃及主人。尤殷。兩人辭欲起。秀才牽裾苦不令去。後乘間得遁。搥杖奔吳所。秀才聞喧。始入勸所解。吳伏窻窺之。則狐友也。心竊喜。又見主人意稍奪。乃大言以恐之。又謂女子何嘿不一言。女啼曰。恨不如人為人。驅役賤霧務。主人聞之。面如死灰。秀才叱罵曰。尔輩禽獸之情。亦已。

畢露此客子所共憤者黃及主人皆釋刀杖長跽而請吳亦啟戶出視大怒
詈秀才又勸止吳兩始和解女子又啼寧死不歸內奔出嫗婢捧女令入
女子卧地哭益哀秀才勸謂主人自此女即歸懷心矣不如以重價貨
吳生主人俛首曰作老娘三十年今日倒翻孩兒亦復何說遂依秀才言
吳固不肯破重賞秀才調停主客間議定五十金人財交付後晨鐘已動乃
共促裝載女子以行女未經鞍馬馳驅頗殆午間稍休憩將行喚報兒不
知所往日已西斜尚無跡响頗懷疑訝遂以問狐曰日無憂將自至矣星月
已出報兒始至吳詰之報兒咲曰公子以五十金肥奸僮竊所不來適與鬼
頭計又身索得遂以金置几上吳驚問其故報兒蓋鬼頭知女及止一死遠

出十餘年不返遂幻化作其兒狀便報兒兄弟行入門索姊妹主人惶恐說
托病殂二僮欲曾中官主人益怙噬之以金漸增至四十二僮乃行報兒其
述其故吳即賜之吳歸琴瑟其家富佃諸女子羣笑少即其
夫蓋史即金也。一榭袖帔云是得之山東王姓者蓋其黨與甚衆逆旅
主人以其一類何意吳生所遇即王子嬰連天叫苦之人不亦快哉。昔哉如
言。騎者善陸。

蛙曲

王子嬰言在都時曾見一人作劊于市携木盒作格凡十有二孔每孔

伏蛙以細杖高敲其首輒哇然作鳴或舉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籬是
樂宮商詞曲了之可辨

鼠戲

又言一人在長安市上賣鼠戲背負一囊中蓄小鼠十餘頭每於稠人
中出小木架置肩上儼如戲樓狀乃拍鼓板唱古雜劇歌聲甫動則有
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紫服自背登樓人立而舞男女悲懽悉合劇中閑
目

泥書生

羅村有陳代者少蠢陋娶妻某氏頗麗自以婿不如人稍鬱不得志然自

潔自持婆媳亦相安一夕獨宿忽聞風動扉開一書生入脫衣中就婦共
寢婦駭懼苦相拒而肌骨頓爽聽其狎褻而去自是恒無虛夕月餘
形容枯瘁母怪問之初慚忤不欲言固問始以情告母駭曰此妖也百術為之
禁呪終亦不能絕乃使代伏匿室中搽杖以伺夜分書生果復來置冠几
上又脫袍服搭梳枷問總欲登榻忽驚曰咄咄有生人氣急復披衣代○
暗中暴起擊中腰脇塔然作聲四壁張頰書生已渺東薪蒸炤泥衣一
片墮地上案頭泥巾猶存

土地夫人

寫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神祠中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絮語惺然樂

受狎昵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止至夜果至極相悅愛問其姓名
固不以告由是往來不絕時炳與妻共榻美人必來與交妻竟不覺其
有人炳訝問之美人曰我土地夫人也炳大駭亟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
因循半載病憊不能起美人來更頻家人都能見之未幾炳果卒美人
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復來何為美人遂去不返土
地雖小七神也豈有任婦自奔者惜之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遂使
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寬矣哉。

濟南道人
寒月某藻

濟南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氏冬夏惟著一單恰衣繫黃絲

別無褲襦每用半梳，髮即以齒啣髻際如冠狀。日赤脚行市上，夜卧街頭，離身數尺外，冰雪盡鎔。初來輒對人作幻劇，市人爭貽之。有井曲無賴子遺以酒求傳其術，弗許。遇道人浴河津，驟抱其衣脅之，甲不傳我術，我亦不肯釋。道人曰：果不相授耶？曰：然。道人負嘿不與語。俄見黃縹化為蛇，圍一數握，繞其身六七匝，怒目昂首，吐舌相向。某大懼，長跪，色青氣促，惟言乞命。道人乃竟取縹，竟非蛇。另有一蛇蜿蜒入城去。由是道人之名益著。縹紳家聞其異，招與游。從此道又往來鄉先生門，司道俱耳其名。每宴集輒以道人從。一日道人請于水面亭，者憲之飲。至期各于案頭得

道人速客函亦不知所由至諸客赴宴所道人僂倭出迎既入則空亭寂
然榻几未設咸疑其妄道人顧官宰曰貧道無僮僕煩借諸扈從少役奔
走官宰共諾之道人於壁上繪雙扉以手櫪之內有應門者振管而起共
趨覩望則見憧々者往來于中屏慢床几亦復都有即有人傳送
門外道人命吏胥輩接列亭中且囑勿與內人交語兩相受授惟顧而笑
頃刻陳設滿亭窮極奢麗既而旨酒散馥蒸炙騰薰皆自壁中傳遞而
出座客無不駭異亭故背湖水每六月時荷花數十頃一望無際宴時方
凌冬憲外茫々惟有烟綠一官偶嘆曰此日佳集可惜無蓮花點綴衆俱
唯々少頃一青衣吏奔白荷葉滿塘矣一座盡驚推窓眺曠果見弥

望青蔥間以菡萏轉瞬間萬枝千朵一齊都開。朔風吹來。荷香沁腦。羣以
為異。遣吏人蕩舟采蓮。遙見吏人入花深處。少間返棹。白手來見。官詰之。吏
曰。小人乘舟去見花。在遠際。漸至北岸。又轉遙。在南蕩中。道人笑曰。此幻夢
之空花耳。無何酒闌。荷七凋謝。北風驟起。摧折荷蓋。無復存矣。濟東觀察
公甚悅之。携歸署。日與狎玩。一日公與客飲。公故有家傳良醞。每以一斗
為率。不肯供浪飲。是日客飲而甘之。固索傾釀。公堅以既盡為辭。道人笑
謂客曰。君必欲滿。若鬻索之。負道而可。客請之。道人以壺入袖中。少刻出
遍斟坐。上與公所藏。更無殊別。盡懽始罷。公疑焉。入視酒瓶。則封固宛然。
而空無物矣。心竊愧怒。孰以為妖。答之杖。纔加。公覺股暴痛。再加。醫肉欲

裂道人雖聲嘶塔下。觀察已血殷坐。上乃止不答。遂令去。道人遂離濟。不知所往。後有人過于金陵。衣裝如故。問之。笑不語。

陽武侯

陽武侯薛公。祿膠也。薛家島人。父薛公。最貧。牧牛鄉先生家。先生有荒^田。公牧其處。輒見蛇兔闕草。菜中以為異。因請于主人。為完兆。構茅而居。鳥浚款年。太夫人臨蓍。值雨驟至。遠二指揮。使奉命稽海。出其途。避而戶中。見舍上鴉鵲羣集。競以翼覆漏。處異之。既而翁出。指揮問。這何作。因以產告。又詢所產。曰男也。指揮又益愕。曰是必極貴。不然何以得我。而指揮護守門戶也。嗟而去。侯既長。始而垂鼻。淨殊不聰。穎島中薛姓。故

隸軍籍是年應翁家出一丁口戍遼陽翁長子深以為憂時戍十八歲人以太憨生無與為婚忽自謂兄曰大哥愀啣得無以遣戍無人耶曰然笑曰若肯以婢子妻我，當任此役兄喜即配婢戍遂携室赴戍所行方數十里暴雨忽集途側有危崖夫妻奔避其下少間雨止始復趨行緣及數武岷石崩墜居人遙望兩虎躍出逼附兩人而沒戍自此勇健非常采頓異後以軍功封陽武侯世爵至禎啟間襲戍某公薨無子止有遺腹因驚旁吏代凡世封家進御者有娠即以上聞官遣媼媼伴守之既產乃已年餘夫人生女產後腹猶震動凡十五年更數媼又生男應以嫡派賜爵旁吏譟之以為非薛產官收諸媼械梏百端皆無異言爵乃定

酒狂

繆永定江西拔貢生素醜于酒戚黨多畏避之偶適族叔家繆為人
滑稽善譎客與語說之使酒罵坐忤客怒一坐大譁叔以身左右排解繆
謂左袒客又益遷怒叔無計奔告其家人來扶梓以歸繆置床上四肢
盡厥撫之奄然氣盡策繆死自有早聞人繫去下車悞移時至一府署縹碧為瓦世間無其壯
麗至墀下似欲伺見官宰自思我罪伊何當是客譎闕歐回顧皂帽
人怒目如牛又不敢問然自度貢生與人前口或無大罪忽堂上
一吏宣言使自訟獄者暫復自翼日早候使自于是堂下人紛
藉如鳥獸散繆亦隨皂帽人出更無歸着縮首立肆簷下皂帽人怒

曰顛酒無賴子日將暮各去尋眠食而何往繆戰慄曰我且不知何事
並未告家人故毫無資斧庸將焉歸皂帽人曰顛酒賊若酷自啗便
有用度搔癢得再支吾老拳碎顛骨子繆垂首不敢聲忽一人自戶
內出見繆詫異曰爾何來繆視之則其母舅也賈氏死已數載繆
見之始恍然悟其已死心益悲懼向舅涕零曰阿舅救我賈顛皂
帽人曰東靈非他屈臨寒舍二人乃入賈重揖皂帽人且囑青眼俄頃
出酒食圍坐相飲賈曰問曰舍甥何事遂煩勾致皂帽人曰大王駕
詣浮羅君遇令甥顛詈使我拚得來賈問見王未曰浮羅君會花子
案駕未歸又問阿甥將得何罪答言未可知也然大王頗怒此案草

繆在側聞二人言敲悚汗下孟若不能舉無何皂帽人起謝曰叨感酌
已徑醉矣即以令甥相付託歸駕再容登訪乃去賈謂繆曰甥別無常
父母愛如掌上珠常不忍一訶十六七歲時每三五盃後啣尋人疵小不
合輒撻門裸罵猶謂穉齒不意別十餘年甥了不長進今且奈何繆伏
地哭惟言悔無及賈曳之曰舅在此業酤頗有小聲望必合極力綴
揮甥適飲者乃東靈使者舅常飲之酒與舅頗相善大王日萬幾六
未必便能記憶甥我委曲與靈言說以私意釋甥去或可允從即又轉
念曰此事擔負頗重非十萬不能了也繆謝曰煩舅百慮備就安妥必
當竭力補償賈諾之繆即就舅氏宿次日皂帽人早來覘望賈請問語

移時來謂繆曰諧矣少頃即復來我先罄所有用壓契餘待甥歸從容
湊致之繆喜曰共得幾何曰十萬曰甥何處得如許買曰只金幣錢紙百
捉足矣繆喜曰此易辦耳待將停午皂帽人不至繆欲出市上少遊
躑躅囑四遠蕩道諾而出見街里買販一如人間至一所棘垣峻絕
尋得徑似是圓園對門一酒肆紛々者往來頗夥肆外一帶長溪黑
潦湧動深不可底方躑足窺探聞肆內一人呼曰繆君何來繆急視之
類則鄰翁生故十年前文字交出握手權若平生即就肆內小酌各
道契閣繆慶幸中又逢政知傾懷盡醕酣醉頓忘其死舊態復作
漸絮々瑕疵翁翁曰數載不見若復爾耶。繆素厭人道其酒德問翁

臣死且不

遜以夏

多麻氣

漢中即益憤擊卓頓罵翁曉之拂袖竟出繆追至溪頭持翁帽

翁怒曰是真妄人乃推繆顛墮溪中溪水殊不甚深而水中刺刃如

麻刺穿脇經堅難動挫痛徹骨髓黑水羊雜決穢隨吸入嗟更不可

過岸上人觀笑心堵並無一引援者時方危急賈忽至望見大驚提

携以歸曰子不可為也死猶弗悟不足復為人請仍從東灵受斧鑿繆

大惧泣言知罪矣賈乃曰遠東靈至候汝為券汝乃飲蕩不歸渠忙

迫不能待我已立券付千緡令去餘者以旬盡為期子歸宜急措置

夜于村莽曠中呼舅名焚之此急可結也繆悉應之乃促之竹送之

却外又囑曰必勿食言累我(無益)乃示途令歸時繆已僵卧三日家人

謂其醉死而臭氣隱々如懸絲是日蘊大嘔々出黑瀟數斗臭不可
聞吐已汗濕裯禱氣味薰蒸舉吐物無別身始涼爽告家人以異旋覺
刺處痛腫隔夜成創猶幸不大潰腐十日漸能杖行家人共乞償冥負
繆計所費非數金不能辦頗生吝惜曰曩或醉夢之幻境耳縱其不
然伊以私釋我何敢復使冥主知家人勸之不聽然心惕々然不敢復縱
飲里黨咸喜其進德稍々與共酌年餘冥報漸忘志漸肆故狀亦漸
萌一日飲于子姓之家又罵主人座主人擯斥出闔戶逕去繆噪踰時其
子方知將扶而歸入室面壁長跪自投無數日便償爾負便償爾負言
已仆地視之氣已絕矣

或酒文心將々為伯倫輩

虎中趙城帛

趙城姬年七十餘止一子一日入山為虎所噬姬悲痛幾不欲活號啼而
訴于宰，笑曰虎何可以官法制之乎姬愈號啼不能制止宰叱之亦不
畏懼又憐其老不忍加威怒遂縱之語為由爾歸我使捉虎償殺人罪姬伏不
去必待勾牒出乃肯行宰無奈之即判捉虎問諸役誰能往者一隸名
李能醺醉詣坐下自言能之持牒下姬始去隸醒而悔之猶謂宰之偽局
姑以解姬擾耳因之不甚為意持牒報繳宰怒曰固言能之何容復悔隸窘
甚請牒由宰捉虎便須拘自獵戶疏華十身何能探虎定宰即判獵虎獲之
之隸集諸獵人日夜伏山谷莫得一虎庶可塞責月餘受杖數百竟不獲

冤苦因控遂詣東郭嶽廟跪而祝之哭失聲無何一虎自外來隸錯愕恐

被啣噬虎入殊不他顧蹲立門中隸祝曰如殺某子者爾也其俯聽吾縛遂

出縲索繫虎頸虎帖耳受縛牽達縣署宰問虎曰某子爾噬之耶虎領之

宰曰殺人者死古之定律且姬止一子而爾殺之彼殘年垂盡何以生活倘

爾能為若子也我將赦之虎又領之乃釋縛令去姬方怨宰之不殺虎以

償子也遲旦啟扉則有死鹿姬貨其肉單用以資度自是以為常時啣金

帛擲庭中姬滋此致豐裕奉養過於其子心竊德虎之來時卧簷下竟日

不去人畜相安各無猜忌數年姬死虎來吼于堂中姬素所積綽可營葬

族人共瘞之墳壘方成虎驟奔來賓客盡逃虎直赴塚前嗥鳴雷動移塚

此事在

綱亦奇

人云至一

所能孝義

之席書所

記賴州良

富里郭氏

義席及此

何堪竟

之多段哉

始去土人義立虎祠于東郊至今猶存

螳螂捕蛇

張姓者偶行谿谷聞崖上有聲甚厲尋途登覘見巨蛇圍如碗擺撲叢樹中以尾擊柳三枝崩折反側傾跌之狀似有物捉制之然審視殊無所見大疑漸近臨之則一螳螂據頂上以刺刀攫其首擲不可去久之蛇竟死視頰上

羊肉已破裂云

拳勇武技

李超字魁吾淄之西鄙人豪爽好施偶一僧來托鉢李飽啗之僧甚感荷乃曰吾少林出也有薄技請以相授李喜館之各舍豐其給旦夕從學三月

藝頗精意得甚僧問汝益乎曰益矣師所能者我已盡能之僧笑命李試其技李乃解衣唾手如猿飛如鳥落騰躍移時謂之然交人而立僧又笑曰可矣子既盡吾能請一角低昂李忻然即各交臂作勢既而支撐格拒李時踏僧瑕僧忽一脚飛擲李已仰跌丈餘僧撫掌曰子尚未盡吾能也李以掌致地慚沮請教又數日僧辭去李由此以武名遨遊南北因有其對偶壹歷下見一少年尼僧弄藝于場觀者填溢尼告衆客曰顛倒一身殊大冷落有好事者不妨下場一撲為戲如是三言衆相顧迄無應者李在側不覺枝癢意氣而進尼便笑與合掌總一交手尼便呵止曰此少林宗派也即問尊師何人李初不言因詰之乃以僧告尼拱手曰憨和尚

汝師耶。若尔不必較手足。願拜下風。李請之。再四。尼不可。憊。德史之。尼乃曰。既是憨師弟子。同是箇中人。無妨一戲。但兩相會意可耳。李諾之。然以其文弱。故易之。又年少喜勝。思欲敗之。以要一日之名。方顏顏聞尼即遽止。李問其故。但笑不言。李以為怯。因請再角。尼乃起。少間。李騰一蹶。去。尼駢五指下。削其股。李覺膝下如中刀斧。蹶仆不能起。尼笑謝曰。孟浪近客。幸勿罪。李昇歸。月餘始愈。後年餘。僧復來為述往事。僧驚曰。汝大鹵莽。惹他何為。幸先以我名告之。不然。股已斷矣。

主阮亭先生云。此尼亦殊踪跡詭異。不可測。

又云。拳勇之技。少林為

外家。武骨張三峰為內家。三峰之後。有閩中人王宗。傳溫州。陳州。同州。

火

同明嘉青州人故今高家之傳感於浙東順治中王采咸字征南其最著者斬人也而容無事讀李趙事始末因識於後阮亭書 征南之後又有僧耳僧尾者比僧也

康熙間有術人携一榼中藏小人長尺許授以錢則啓榼令出唱曲而退至掖掖室負負索榼入署細審小人出處初不敢言因詰之始言其鄉族蓋讀書童子自親中歸為術人所迷汝授以藥四体暴赤徧彼遂携之以為戲其害惡殺術人者童子欲醫之尚不得其方也

秦生

萊州秦生製藥酒浸投毒味未甚值葉封而置之積年餘復酒思

飲而無所得。酒忽憶所藏。啓封嗅之。芳烈噴溢。腸胃流不可止。取
瓊樽嘗。身芳細鍊。生笑曰。快飲而死。勝於飽酒而死。多矣。一瓊既盡。倒批
丹料。妻覆其瓶。滿屋流溢。生伏地而牛飲之。少時。腰痛。喉中及而卒。妻疑
為棺。棺木行入。殮矣。次夜。忽有笑人。八身長不滿三尺。逕就寢。以甌水灌
之。豁然。瓊甌而語之曰。我孤仙也。適又天入陳家。竊酒醉死。往救而歸。獨遇
君家。故憐君子。與己同病。故便妾以餘藥治之也。言訖不見。

余友人丘行素。貴士嗜飲。一夜思酒而無可行。活輒轉不可。後恐因思。以
醋謀諸婦。啗之。丘固強之。乃喂醪。以進。盡始解。不甘。夜次。

蜀靈酒之資道僕代沽道遇但弟寒宸請知其故因疑嫂不肯為
兄詳酒僕言天人云家中蓄醋無多昨夜已盡其半忍再一為則醋
根斷矣聞者皆笑之不知酒與初濃即毒藥猶自之况醋乎亦不

得笑

羅刹海市 第一 通州唐人小說矣

續黃梁或云大醉鴻亭云正是喚醒他元微之云子思第
喚醒人向使吾吾終不能

孤訪小注意孤姓但不知何人名字
念種再一首淨无佳